

讀書通訊

2

學術論著

實驗觀察的時期來了……薛德煥

滇緬勘界問題之過去與現在……吳宗慈

自晚周至清季諸子學之興替觀……祝文白

唐宋間婦女地位之變異……藏雲

讀書指導

物理學的方法……于景讓

生活指導

怎樣使你的思想清楚……劉亦宇

學術史料

劫後東北之學術機關……羅宗洛

圖書評介

法布爾科學著作的幾個中譯本……陳新謙

出版消息

民國增修大藏經編纂體系述意……芝峯

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小寫……文森

通——訊

台灣中等教育師資的搖籃……徐俊

實驗觀察的時期來了

薛德燾

——科學家要讀無字之書——

自然界的天氣，分春夏秋冬四季，春季和暖，夏季炎熱，秋季涼爽，冬季嚴寒。自然界的脊椎動物，依其體溫的高低和體溫變化的狀況，可分為「定溫動物（舊稱熱血動物）」和「變溫動物」（舊稱冷血動物）兩類。在身體健康時，前者時不論冬夏，地不問赤道或兩極，它的體溫始終保持固有的度數，絕不受外界氣溫的影響，人類，其它哺乳類，鳥類屬之。後者沒有固定的體溫，其體溫隨外界溫度的高低而昇降，通常略高出於外界的溫度，爬蟲類，兩棲類，魚類屬之。多數的變溫動物和幾種定溫動物，遇外界氣溫降低時，生活狀態，先減少活動性，繼即蟄伏不動，呼吸循環也減到最低限度，不攝食，不飲水，外觀變和死屍一樣，這叫做「冬眠」，須到立春以後的三四月間，氣溫較暖，方從冬眠回醒過來。稱這個時期叫「驚蟄」。即寓有嚴寒時期蟄伏不動的動物，一旦受溫暖的刺激便驚醒而恢復以前活躍生活的意思。人類屬定溫動物，既不受氣溫的影響，亦沒有冬眠的現象，但時屆嚴冬，在室內生活的時間增多，室外生活，受嚴寒的威脅，也受到相當的限制，因之，暫時和自然界稍稍疏遠。等到驚蟄以後，和暖的春風，吹上臉來；原野的花香，送進鼻來；又看到黃蜂粉蝶，飛舞翩翩；聽到乳燕流鶯，鳴聲清脆的時候；自會從教室或實驗室解放出來。遊山玩水的興趣，自不覺油然而生。

佛家常引用的一句話是：「世間讀有字之書者多，讀無字之書者少。」所謂「無字之書」，指大自然實驗室而言。本來春夏兩季是和「大自然」或「活社會」接觸的最好機會。換言之，是讀破「無字之書」的最好季節。由教室走到陳列無字之書的大實驗室來，不僅需要平素所習得的知識和技術作基礎，還要準備實驗所必須的器具，有了器具纔能閱讀無字之書。這器具是什麼？就是「觀察」。沒有這種準備，一切都和逝水一樣地流過去，使你得不到什麼結果。聖經上有「畏神即智慧之始」的話，我敢申說一句是：「智慧之始是觀察」。觀察的英譯是 Observation，和單用眼的看 (Looking) 意義根本不同。所謂觀察，要眼腦並用。假使眼和腦不同時動作，便失却觀察的真義。在春夏之交探尋奇勝高峯的人，比之閒居無事者固勝一籌，但亦不過僅僅用眼達到看的目的而已。「看」是他動的，「觀察」是自動的，而且是要探求潛於裏面的事實的。在看的方面，紙要把物影映在網膜上就算了事，但在觀察方面，面對着那觀察的事實，要發出種種疑問，更用自問自答方式從該事實獲得美滿的答案，不但網膜上要遺留鮮明影像，心底裏還要深思遠慮。「常人」和「真科學家」的分道，根本就在這一點。我們在原野看見有不少的人指那花是什麼？這花是什麼？又在深夜看見許多指那星是什麼？這星是什麼的人。直捷爽快他說，這都是看花和看星的人，不是觀察花和觀察星的人。因為觀察不僅配得幾個名詞而已，還要進而求明瞭植物生長和星辰運行的理法以及植物與動物的關係和地球與太陽的成因等等。「生物學」和「天文學」的科學基礎，可說是已建築在這個觀察上面了。

明眸憧憬的春天，是接觸山河神靈與修養浩然之氣的絕好時期。在自然的大實驗室中，如只感到令人心曠神怡，拋去胸中萬斛愁思——等等，那不過在網膜上留一些殘影，轉瞬就如過眼烟雲，完全消滅於無形，這實在不是科學家對於自然應有的態度。人類本來是「自然」的說明者，統制者，假使採用適當方法悉心觀察，我敢斷定愈觀察則自然的理法和潛於其間的許多神秘事實，就會一一顯露出來。過去走馬看花毫不關心的事物，用這種態度重去接觸，也會湧出津津的興味來。觀呀！察呀！張開你活的眼睛，譯讀羅列在大自然實驗室中的無字之書，我相信動你的頭腦，可從看的裏面發見許多寶貴事實，而其所得的結果，一定比讀有字之書為大。

生於公元前五五六年的希臘家克塞諾法奈斯 (Xenophanes)，立在雅典大學教壇上有七十年之久，他不僅以『星在早晨消滅，夕間燃點如燈火。』的一類的話教人，還主張『日蝕是因太陽面的毀損而起』的謬論，和我國爾雅所載『腐草化為螢，樞入海而成蛤』的一類話，同為科學家茶餘酒後的取笑資料。考其錯誤之源，歸根結蒂，亦在缺乏觀察事實的一點。世間一切事物，尤其是關於自然的知識，沒有經過觀察，總是靠不住的。不思考的人難看而不見，不觀察的人難思而不見。青年們要想在自然界獲得一些真知，應特別留意這一點。凡經過教師的口唇和經過紙面的知識，非再用自己的眼睛去考證，總不免有盲從妄信之嫌。

初踏進實驗室的學生，異口同音的話是：『先生！看什麼東西好？』『這花的雄蕊有幾本？』像這一類的話，總覺得沒有自己進而啓蒙的念頭。須知大自然的實驗室裏面，祇有無字的書，決沒有『什麼什麼指南』一類的書可供你參考，所可依賴的也祇有自己和自己的腦，而對於可學的事物，應虛心坦懷和白紙一樣。現在受教育的青年們，彷彿和精巧的鐘錶一樣，如把發條旋緊，固能正確運動，報告時辰，但達到它規定所走的一天或一週的時限，就立刻停住了。發條被旋緊以後機動，這完全是機械的，被動的，沒有像觀察的成分在裏面。我們爲觀察起見，自己要始終站在做開動發條的人，換句話說，要有自主的精神。青年們呀！春天來了！夏天也廣續來了！這真是可恣意觀察自然的季節啊！希望青年們從今年起，要使各種映像不僅僅留在網膜上，還要把它儘向裏透，送到腦髓的中樞裏去！

現代各種學問中最重觀察，體驗的是科學。科學是比較新興的學問，它的應用最廣，對於人類的日常生活關係最切，因是，人們動輒誤認科學祇是『利用厚生』的學問。其實科學是最重觀察的學問，以觀察爲基礎而加以實驗，思索，把森羅萬象來分類，綜合，努力探求自然間一貫的原理、定律。所以學科學的人，最要和大自然接觸，最要把各種現象來體驗。在普通教育方面教授科學的問題，也旨在藉科學而陶冶他們的性格，並不是傳授生活所必需的個條，這一點希望大眾要認清楚的。

唐宋間婦女地位之變異

藏雲

近世中國文化，與其謂遠肇於漢唐，無寧謂淵源於兩宋，明清之學術思想，生活方式，皆須於兩宋以來之歷史與文化求之，漢唐精神，殆已消失淨盡矣。宋代之學術思想，生活方式，影響於近古及近世之歷史文化者，其優劣得失，非此所具論，但就文化之本質言，中國民族之生命力，至唐而極盛，盛極必衰，則自宋而始。夫文化乃多方面之表現，宋代文化之生命，無論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生活方式，無不呈顯一種生命之老態，生命之老態，爲人生一種高妙之境界，動人詩云：『少年才子賦絲竹，儉歲高人厭葍藟，兩情俱可諒，陽秋貶筆未宜多。』一蓋生命呈現老態之時，必有所厭，宋人主靜而厭動，重王而厭霸，明體而厭用，美三王而厭漢唐，存天理而去人

欲，推而至於『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嚴防男女之閑重抑女子之社會地位皆爲文化生命臻於老態之表徵也。漢唐之際則不然，男女之關係殊不如宋以後之嚴重。漢公主不諱私夫，婚娶不論行輩，越厥北謂此爲漢法之疏闊，或官庭淫逸之習；而朱子評錄謂李唐源出於夷狄，故多墮門失禮之事。此蓋以宋以後之人情風俗視唐以前之社會習尚也。試舉數例以明之：北魏胡太后，以女主臨朝，權傾天下，官闈之事爲當時所共知，後與楊華通，及華懼罪，率部曲降梁，后思之，爲作楊白花曲，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直率坦白，以示其相思之切，情愛之深，其辭載於樂府，其事見於梁書，千餘年來膾炙人口，傳誦不絕，然此猶曰鮮卑北狄之俗，不嚴男女

之防也。武后文學雅贍，當時君臣所受之文化固中國之文化也，其寵倖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不諱言，至朱敬則疏諫，選美少年，直曰：『近聞尚食柳模自言其子良貧，潔白美鬚眉，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地充宸內供奉。』桓彥範亦奏云：『陛下以警蹕思久，不忍加張昌宗，刑賜敬則直揭百段。』宋以後史家則認爲可羞無恥，敵以所難堪者也。而當時君臣言之，毫無忌憚，宋以後士大夫所當爲咋舌者，唐人視之最平常之事，豈非男女匪風尚之一鉅變乎？又張籍節婦吟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君在紅羅幃，妾在高樓苑，起，良人執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一此詩之意，以此婦之靈魂已殉於愛情，而軀體則仍屬於夫，此而曰節婦，豈宋以後人所能首肯乎？故夫貞一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一價實，極爲宋人所申斥，而女冠魚玄機一易求無民族文化生命之消長，從可知矣。

滇緬勘界問題之過去與現在

吳宗慈

近時青年求學，競趨實科，誠為救國要圖，第史地為基本學科，豈容漠視，茲述滇緬勘界問題之過去與現在，亦欲為勉今日之新青年，知史地之學，有關國防，其重要性并不下於實科，蓋國土不能保持，斯無土則無財，無財則無用，雖有實科，亦等諸虛之存，毛將安傅，微意所存，特用附識。

滇緬未定界，計分二段。

(一)「滇緬北段」 尖高山以北，為昔明代茶山及里麻長官司地。當片馬江心坡問題起時，吾國嘗根據此歷史的關係，而與英爭。

(二)「滇緬南段」 南板江公明山以北地，為昔元代木朶路孟隆路之地。國人記載，有自古未通中國語，及英人佔據班洪問題起；乃茫然無措，嗟何及矣。

最近中英雙方，勘定滇緬界，其南段已經劃定。茲先述其崖略；盡測之談，是否有當，還當質之國人留心國防者。

(1) 滇緬南段界址劃定情形：

民國三十年六月，英大使卡爾照會我外交部，聲明「滇緬南段」界，經劃定北以南棒河與南丁河會流處；南自南板江與南卡江會流處；為中緬國界。

據此勘定之界，似吾國元代時之木朶路孟隆路地，(即南板江公明山以北地)均非我有；惜手邊無詳確地圖，可資參考，殊為遺憾。茲僅就個人所見及者，略述其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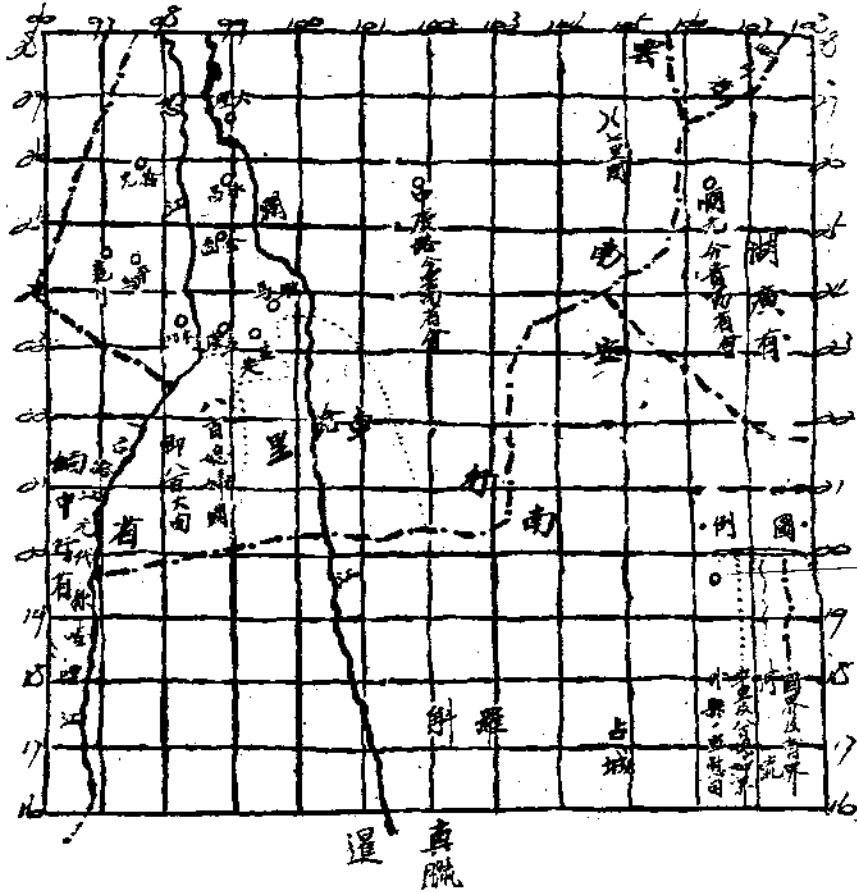
考南丁河，發源於雲南緬寧縣北大雲山，當東經一百度三十分間，北緯二十四度二十分間，西南流，至東經九十八度五十分間，北緯回歸線上，至滾弄之南，入於怒江(即潞江元代稱噶哩江)南棒河則為南丁河之支流，南流入南丁河，其會流處，為東經九十九度二十分間，北緯二十三度三十二、三分之間；於是東經九十九度二十分以西之地，均屬於緬。

其南板江與南卡河會流處，似在東經九十九度二十八、九分間(

因無詳確地圖故不敢下確定詞)，北緯二十二度二十分間；於是南板江公明山以北地，均非我有。

夫南板江公明山以北地，何以證明即吾國元代之木朶路與孟隆路歟？考孟隆路地，當東經九十九度，北緯二十三度，(以下略據元代雲南史地考考節錄)居瀾滄江及怒江之分水嶺上，全境成一高原，縱橫各約二千里，險阻崎嶇，北有南丁河，與孟定耿馬接(據元雲南行省全圖，孟定在東經九十九度十五六分間，北緯二十三度十五六分間，耿馬則在孟定之東，略偏北，百餘里。)南有南卡河，與孟連瀾滄接(按孟連當東經九十九度五十分間，北緯二十二度，二十五六分間，瀾滄則在孟連之東，略偏北，)東界雙江(按雙江在南丁河之東南，南卡河之東北，)西與英屬緬甸接界，東西長千里，南北廣七百餘里，與雲南全省較，約占面積六分之一弱。境內，氣候溫和，低地則潮濕蒸鬱，瘴癘特甚；高山則四時積雪，暴風迷霧，隨時發生；哨辛班洪班老永邦鑛別五王，分統其地，金銀銅鐵錫錒等鑛，隨處皆是；總名曰葫蘆國。此現在地理情形也。其歸屬中國，始於元代；元史本紀，泰定二年(西一三一六年)大車里姪昭哀，孟隆甸土官吾仲，並獻方物；以昭哀地置木朶路，吾仲地置孟隆路；(按此二路之設置，祇載見元史本紀，而元史地理志失載，可參閱明史地理志，)以地當軍里之西，八百大甸之北，金齒之南；曩昔元征緬甸，輒由此渡噶哩江(即怒江)出木邦，故居是地者，卡瓦外回族衆多，迄今猶然。(按回族居此，乃由元自太祖西征，迄於太宗憲宗，先後三次，滅回部國數十，攜其歸降部族，征大理，平漢，平緬，以後之遺裔也，)大清一統志輯要(卷五十朝貢第四頁)曰，葫蘆國，一名卡瓦，界接永昌東南徼外；歷古以來，未通中國，亦不為緬所屬；地方二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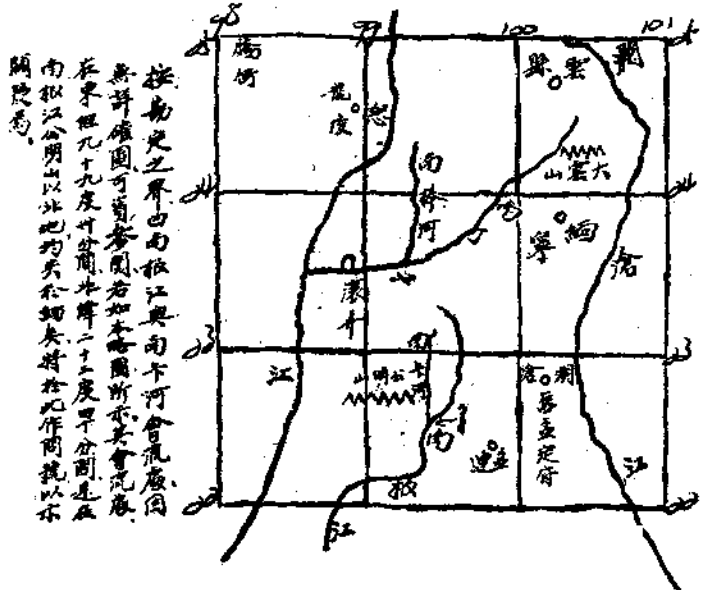
元代雲南行省略圖



里；本朝乾隆十一年，其首蚌築，願以其地茂隆山銀廠，抽課充貢。詔許之。國境東接孟定土府，西接木邦，南接生卡瓦，北接耿馬宜撫司；貢道自永昌府至京師，距永昌十八程。夫元代於緬甸八百老撾，均置宣慰，與內地諸土司同；而明史於老撾，清一統志之於孟隆路，皆云，自古不通中國；蓋專制君主，好大喜功，臣下則諛諂面諛，如是始能見其君有不世之功，彼等焉知數百年後，與疆鄰定界時，竟貽人以口實耶。按茂隆銀廠，清乾隆間，政府曾設正副撫吏以治其地，同時，石屏人吳尚賢至班洪開辦銀廠，邊民追隨者，十數萬人；又官裏雁（桂王之裔孫）至班况開辦老銀廠，均已大著成效，後以清廷懷挾私見，不加保護，其事遂敗。今班况為英所有，老銀廠已用新法開採，獲利至鉅；英人得隴望蜀，垂涎班洪，由緬甸臘戌地方，築一

車路，直達滾弄江邊；（滾弄約當東經九十八度五十分間北緯則適當北回歸線上）近更派遣工程師，搬運機器，結隊進窺班洪；我則由省經緬寧雙江耿馬至此，非同餘莫達；且沿途羊腸小道，山等深險，而諸夷雜處，語言不通，每歲舊曆二三月七八月間，沿途卡瓦，常有殺人取頭，以祭早鬼之惡習，雖嘗與交通商之漢人，亦不敢輕於經行；自英人侵入班洪以來，吾滇及中央政府，雖屢遣使前往，迄無確實消息之所由也。（以上節錄元代雲南史地叢考，中華書局，二十三年出版，會澤人夏光南著，）

滇緬界劃段之略圖



按勐史之界由緬江與南河會流處因無詳確圖可資參閱若知本國所不其會況在在東經九十九度十分間北緯二十二度十分間在緬江公明山以北地均失於細矣特此作問說以不誤也。

(2) 「滇緬北段界址勘劃情形」：

清光緒時，緬甸既併於英，中英兩國，於是有中緬劃界之問題發生。當光緒二十年，「滇緬界約」，止於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後此數年中，（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我有形無形讓棄於英緬之土地，計怒江以東地，三十三萬五千方里，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上游以東地，二十六萬五千方里，野人山屬地三十萬方里，二十三年，「中英新約」，又割去科干山地六千七百方里，及瓦蘭領側三角形地，（面積未詳）合計已逾九十二萬六千七百方里。其發生糾紛迄未勘定者，除雲南西南部，南丁南板兩河間地，如前所述外，又有尖高山

以北迄瀘西之地。考尖高山以北，即高黎共山脈一帶地，瀘西則為江心坡為野人山為曼鳩江以西（即邁立開江上游）之寶石場，直至印度邊界之阿薩密部。蓋中緬舊界，（按非前清極盛時代之中緬界）乃從今西康省之察隅縣西南至滿許，與阿薩密為鄰，由此再南，至北緯二十六度，轉東，邁立開江至雷波，再東，至瓦倫山尖高山也。（尖高山為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九分，東經九十八度十二分），當時，英人會著意經營高黎共山山脈之地，企圖攫取保山騰衝；故於宣統二年，藉口土民與土司衝突，進兵片馬，旋引退，明年，復大舉進兵，佔據片馬，及坎底薩，並修築公路，南達密支那；於是自西康邊境，東抵高黎共山之地，均入英人勢力範圍；幸江心坡之開欽族人，誓與抵抗，迄未受其統制。

附考：

開欽族人，亦作喀欽，又稱澤蠻，或侯曼；居住滇西部高山，及江心坡一帶，在較低山脈中，則為浪速人，或曰茶山人所居，其民族乃開欽人與內地人之混血種。又居住野人山之民族，即漢人稱之曰山頭人，皆久居滇境之土著民族也。

江心坡之地形，四圍均有高山，為天然之屏障；屏障外圍，有橫斷山脈，及大川之阻，交通不便，甚難越渡；屏障之內，則交通便利，物產豐饒，得以自由布置。英人乃擇險要之地，遍設要塞；其在邁立開江，及恩梅開江上游，有黑子要塞，貢營兵房；在恩梅開江東岸者，有片馬，拖角，昔董，昔馬，諸要塞。我國之騰衝，則三面受敵；其西北方面，則以亞克陽丫口，為進窺捷徑；若從開魯出兵，亦可佔領維西諸地，此皆過去一般之情況也。

民二十五年，中英雙方合組「中緬勘界委員會」，並有第三國委員，參加為公斷員；勘劃結果，於民國三十年六月十八日，由英駐華大使卡爾，照會我外交部長王寵惠，聲明「滇緬南段」之界，經劃定北以南柁河，與南丁河會流處，（緬境滾弄以東，即東經九十九度十五分間，北緯二十三度三十二三分間，南自南板江與南卡江會流處，為中緬國界」，其「滇緬北段」，則由行政院令知全國，遵照三十一年六月二日，繪製之「中英滇緬北段未定界線位置圖」。其已勘定之界，乃從尖高山（東經九十八度

十二分間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九分間）邁西南至蠻內（東經九十八度北緯二十五度十九分間）所定界樁，在尖高山為39號邁西南為38 37 36號，直至蠻內；再西南，則為中緬舊界之神護，萬仞，巨石，銅壁，虎踞，鐵壁，天馬，諸關；直至麗江北岸之邦線（猛卯之西南），乃與緬甸各守舊界，未生界址糾紛者。

尙未勘定者，則為尖高山，邁西北，經過江心坡，野人山，直至東經九十五度，約二十分間，巴特開（亦作巴達開）山脈之南北界域。此巴特開山脈，為印度阿薩密部，之拿曼部落；拿曼部落之南，則為印度之曼尼坡；由曼尼坡之北，向東北，直至巴特開山脈南端，則為已勘定之中印界線。其未勘定者，為南北之分域；依圖所示，從尖高山39號界樁起，西逾恩梅開江，邁立開江；（二江合流後即名伊落瓦底江亦曰大金沙江）江心坡即在此二流域之間，再西逾枯門嶺，其董嶺，蠻龍嶺，桑嶺，班多嶺，更的宛河，以至巴特開山脈；所稱野人山地，即由枯門嶺，西至巴特開山脈，約當東經九十五度十九分，至九十七度十四五分間；普通地理書，載「野人山脈」，為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之分水嶺，為滇緬之界嶺，亦名「江心坡山脈」，此祇言山脈之定名，非以言野人山之全境也。蓋野人山為有山頭族人居此，故以為名；其地由東而西，佔地甚廣，非由北而南，縱行之山脈一區域也。果為縱行南北之山脈，而為滇緬界嶺，斯邁立開江以西地，均屬印緬，而全部野人山，皆非吾國所有矣。今據圖示，則僅江心坡野人山之南，與緬甸之界未勘定，即所云南北之分域；至西邊之界，則既劃定在巴特開山脈之南端，然則此巴特開山脈以東之地，當然屬於我國；果爾，則由西而東，野人山江心坡之地，既屬於我；則其東之怒江，大金沙江，以東之失地，均得收回矣。

再考當前清以來，滇緬界址糾紛，與失地之經過，一由前清政府之顧預，二由英國守邊官吏之蓄意侵略；茲附述其交涉糾紛之著者，如片馬問題，江心坡問題，寶石場問題之經過，以資參證。

（一）片馬 其地居尖高山之北，略偏東，本我國舊登壇土司地；登壇土司，居高黎共山脈之中部，片馬又在其北也。片馬之東，為怒江，（即瀾江）再東，為瀾滄江，其西為恩梅開江，恩梅開江有支流小江，片馬在其左岸；據地理形勢言，乃滇西要塞，而為通川康二省之孔道

也。其為吾國土地，絕無問題；當時國家處積弱之勢，政府執政，及地方官吏，皆糊塗應付，不能據理力爭，殊可笑也。茲舉其概要如下：

(1) 該地向屬保山縣登壇土司管轄，(2) 其納稅成規，為每畝納銀三錢，另有水租，計畝抽穀，(3) 訴訟案卷，現仍存保山縣署，(4) 清光緒三十二年時，英公使曾向中國提議，願代納片馬每年所貢禮物，且欲以一千五百元，承租片馬，乃英邊吏突於宣統二年，率兵佔據其地；清廷提出交涉，久無結果；至民國四年，歐戰起，英兵始自行撤退，邊境無事者數年；民國十一年，英兵再據其地，並改設縣治，建築營壘，平治道路，征收賦稅；直至十八年，江心坡案又興，漢民沸憤，外交幾將決裂，英兵始撤去。

(二) 江心坡 土名為卡苦曼江土地，其境界，東為恩梅開江，南為尖高山，西為邁立開江，北通西康省；故其形勢，上通衛藏，俯視緬甸，為川滇藏三地之屏蔽焉；舊為我國里麻長官司地，詳載明史，及雲南省通志，永昌府志，騰越州志，該長官司，始置於明才樂六年，今該地山官處(即長官司屬官之土名)尚存明代之印信物等；該地凡轄十九寨，各寨均有孔明及王尚書廟，奉祀蜀漢丞相諸葛亮，明兵部尚書王駿，禮祭極虔；其民族，以濮曼及浪速二種為主，間有粟粟種(亦稱黎蘇種屬藏緬族)土人常至騰衝邊界，與漢人貿易，自認為漢人子孫；其姓氏，風俗，民情，信仰，皆與漢族略同；民國十五年時，英邊吏突派兵進佔其地，既而退出，(因江心坡人民向政府請願請向英交涉阻止)嗣後，每年秋季，輒以兵至；對於土人，威脅利誘，並以金錢收買山官，期為己用；土人誓死不從，英兵乃焚山寨，並擄去不肯屈服之山官十一人，迄不知其下落。

(三) 寶石場 其地東鄰江心坡，西接印度阿薩密，即明孟養土司地；明時孟拱屬孟養，清代，則孟養屬孟拱，今則分名之；寶石場南為孟拱，再西南為孟養；場之得名，以產寶石也；西人稱其地為黃金地，所產翠翡、琥珀、紅藍寶石，每年約價值一千餘萬；自為英人佔據後，漢人欲在其地，掘寶石，雖寸土尺地，必須向英人購買，喧賓奪主，此之謂歟？其足以證明為我轄地最著者，乃明代孟養，通文書，自稱為守金沙江(指伊洛瓦底江)亦名為大金沙江)奴婢，清自平滇後，孟拱孟養等，首先內附，其後征緬之役，孟拱孟養，皆輸誠效力，今孟拱土司，猶存清代所頒印信云。英佔此地，乃於佔片馬時，與江心坡同被侵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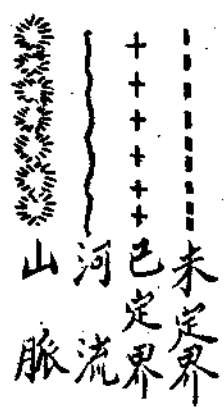
附中英滇緬北段未定界線位置圖

中英滇緬北段未定界線位置圖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二日行政院製圖一準則如下

(一) 中緬北段未定界線之位置東起於尖高山附近中緬已定界線之第三九號界標西迄於印屬拿夏部落南端之中印界線，其經過地帶詳示如圖。

(二) 自奉到本圖之日起凡用圖繪示上項未定界線之位置，或以文字敘述其位置，或修正現有地圖者，在本段未成決定界線前，無論機關或私人須以本圖為準。



自晚周至清季諸子學之興替觀

祝文白

一 諸子學之起源

子者，男子之美稱，古昔門弟子之於師，亦稱曰子，故周秦以前，儒者之講述，往往由門弟子述其師說，綴輯而成，是以尊其師而稱之曰子，後世即以其人之名其書，此子部之所由成也。孫星衍曰：「凡稱子書，多非自著」。嚴可均亦曰：「先秦諸子，皆由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明乎此，則近時治諸子學者，指摘管子小稱篇，記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嬙西施之類，可以釋然矣。溯自周轍既東，王綱解紐，往時學術之在官者咸失其守，於是百家並起，各以其學鳴。故諸子學純為春秋戰國時代之產物，前此則無所謂子，後此則又味同魯酒，遠不及先秦之醞郁。且諸子之學，其中多有相同者，即相異者，亦相反相成，而卒歸於一。故曰：「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古來言諸子學之起源者有二說：一、漢書藝文志，謂九流皆出於王官，一淮南子要略訓，謂皆以教時之弊。近人餘杭章氏主漢志之說，而胡氏非之，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相詰難，而獨主淮南要略之說。丹徒柳氏又不以胡說為然，著「論近人講諸子學者之失」，歷引「莊子天下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聞其風而說之。是諸子之學各有原本，初非僅以憂世之亂，應時而生也。又『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百官以此相齒……鄒魯之士，糴紳先生，多能明之』。是古代之官有學術之明證也」。厥後浙東馬氏，又以漢志出於王官之說，為不可依據，主張諸子出於六藝，引禮記經解篇，論六藝之流失，如：「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賤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更舉儒道墨名法諸家，以證成其說。雖章實齋氏已有「六經皆史，而諸子又出於六經」之言，（見文史通義易教詩教經解等篇）要不及馬氏推闡之詳明，更能深究其得失之所在，至六經皆史一語，馬氏已辭而闕之矣。雖然漢志諸子略於述畢十家之後有言：「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盡慮，以明其指，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已明言諸子出於六經矣，出於王官者，特就其末言之，教時之弊，又其末也。要之上述諸人之所主張，無非先後本末之不同，皆各得其一端，而不可或廢。世間一切現象，決無無因而至者，蓋因果回環，不容假借，因既得果，果復為因。況諸子之學，源遠流長，苟前此絕無所師承，晚周之際，雖世變日亟，豈能遽爾產生

如此高深之學術，且雖各立一說，各名一家，而其根本仍復相同，如易所謂殊塗而同歸者耶？九流出於王官，既無疑義，則道家之出於史官，尤有明徵，自黃帝立史官以來，史氏世守其序，降及周末，老子為柱下史，掌學庫之鎖鑰，在諸子未分以前，學術政教，各有官守，故孔子嘗問禮於老子，奉之為嚴師，觀其答會子問，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以明「言必稱師」之義。司馬談家世史官，熟諳前事，故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實歷史自然之順序，絕無私意愛憎於其間。迨武帝之世，尊崇儒術，其後劉向，班固，咸體斯旨，遂先儒而後道。然儒家助人君，明陰陽，順教化，固為人臣之術也。道家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豈有世無人君，而先有助人君者乎？故近人張爾田氏謂：「道家者，君人南面之術，六藝之宗子，百家之祖，而我孔子之所師承也」。《見史微內篇》義烏朱一新氏亦云：「戰國諸子，多本黃老，道德五千言，立說過高，遂流為異端。若後世之道家，乃出漢志之神仙家，本非九流之一也。老氏書所談者廣，名，法，揚，墨，莊，列，兵法，莫不本之，故老子為異端之宗」。《見無邪堂答問》江瓊讀子危言，言

之尤為明切，謂：「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實則各得老子之一端而已，其得道家之玄虛一派者，為名家為陰陽家，及後世之清談，神仙，符錄家。得道家之踐實一派者，為儒家（孔子曾問禮於老子）。得老子之刻忍一派者，為法家。（韓非子有解老喻老諸篇）得老子之陰謀一派者，為兵家，為縱橫家。（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得道家之慈儉一派者，為墨家（老子曰，天下之實三，一曰慈，二曰儉，慈即墨家兼愛之說所自出，儉則節用薄葬所自出）。得道家之齊萬物，平貴賤一派者，為農家。得道家之寓言一派者，為小說家。得道家之學而不純，復雜以諸家之說者，為雜家。殆無一不出於老子」。其言是否悉當，姑不具論，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已微露道家兼五家大成之意，故其說以道家為歸宿。江氏又本其意而推演之，益足以證明老子司學術之樞機，而為周秦諸子學之濼源矣。

二 諸子學之中絕

諸子之學，自漢以後，光燄寢微，多有失傳者。近人或以董仲舒賢良對策，有「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弗使並進，」之言，而歸罪於仲舒，是大不然。茲列舉事實證明如次：

(一) 仲舒請罷黜百家，武帝雖善其對，當時並未有何明令，禁人誦習，惟從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罷之。」亦未根本禁絕其學也。及宣帝嗣位，史稱其「好觀申子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則武帝時之抑申韓，亦僅如曇花一現而已。

(二) 漢書儒林傳稱，武帝本不好撲學，尊儒徒名而已。漢世好儒，應推元帝，據元帝紀，「帝仁柔好儒，嘗侍講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妄任』。可知武宣之世，儒學均未盡顯，又安有罷黜百家之事？

(三) 漢藝文志序稱：「漢興，改秦之敝，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嘆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固明言採及諸子傳說矣。

(四) 司馬遷以天漢二年（西紀前九九年）論李陵事，受腐刑，遠在仲舒請罷黜百家以後，（仲舒對策事在武帝建元元年西紀前一四零年）而史記成書，又在被刑以後，觀其述父談論六家要旨，就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說，而較量其長短得失。又於孟子荀卿列傳，歷述戰國諸子，有孟子，鄒忌，鄒衍，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爽，荀卿，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並云：「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則是終武帝之世，諸子書固依然無恙也。

根據上述四項，足證武帝之世，諸子百家，不特未遭罷斥，正由衰而盛之時，且西晉初年，尚有講求墨學如魯勝者，觀晉書本傳謂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辨存」。則安知墨辨之外，不更有他家著述？又安知魯勝之外，不更有他人講求諸子學者？西漢之季，如成帝，哀

帝，均好文章，雅重學術，其時向歆父子，校理秘文，總羣書而奏其七略。後來班固據之，以作藝文志，所錄子書，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都計儒五十二家，八百三十六篇，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名七家，三十六篇，墨六家，八十六篇，縱橫十二家，百七篇，雜二十家，四百三篇，農九家，百一十四篇，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合得百八十九家，四千五百四十一篇，多二百一十七篇）。足見漢晉之世，諸子學固未失傳也。

惟自六朝以後，諸子書減少之速，誠可驚訝。據唐會要載：「開元十九年，集賢院所儲子庫，共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至天寶三年，更造四庫書目，則子庫僅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又據宋真宗實錄：「真宗景德二年，幸龍閣觀書，子書有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更據王應麟玉海：「仁宗景祐元年，命張觀宋郊等編四庫書，三年，上子部七千餘卷」，以視唐開元十九年集賢院儲藏之數。三百年間，遽亡失三分之二以上，至南宋嘉定時，更不滿七千卷，問嘗推求其故，有四因焉：

(一) 以諸子書違反經術 漢自武昭以後，如雋不疑引春秋以斷獄，夏侯勝本洪範以諫王出遊，王氏以三百五篇當諫書，自是朝廷崇尚經術之士。以諸子書為非聖人，明鬼神，信物怪，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且因諸子書中，多尚謀術，故成帝時，東平思王以叔父之尊，求太史公諸子書，而大將軍白不許。（見漢書東平思王傳）

(二) 宋代講義之流毒 近人鄭獻甫作書不亡於秦火論謂：「隋以後，一束於唐人之正義，專主一家，再棄於宋人之講義，盡廢百家」。蓋宋學偏重義理，專憑一己之主張，而不墨守前人之傳注，流弊所及，遂致束書不觀，於是古來經史等籍，日就湮沒，諸子更無論矣。

物理學的方法

于景讓

一 經驗的記載

關於物理學的經驗，我已在本刊談過了。吾人如以在物質現象中所獲得之各種經驗，概括地加以記載，則就成為物理學。許多自然科學，皆始於對象分類的記載；惟有物理學却不甚注意對象物質的個性，而開始即以討論其通性為目的，故在物理學中常缺少分類的階段。至如化學，雖同樣為研究物質的科學，而區別對象的個性，甚為重要，故在化學中，不能不行分類。其實，就是在物理學中其討論物性的部分，亦有所謂固體，液體，氣體之分而研究工作，則自記載此特性開始。

但是，祇把經驗的事實，一一記載，尚不足以滿足吾人之思維要求。吾人常會根據邏輯上的理由律，追問是何緣故 (Why)。俟有答案，而思維便獲前進一步。吾人更常憑追問行為之意志原因的因果觀念，而以經驗的事實為一定出自某種原因。希臘時代的自然哲學，即常追究物質現象中之隱在原因，用以求知『自然的意志』。物體之重者下落，輕者上浮，在希臘自然哲學者，即以重者在下輕者在上為出於自然的意志，至 Newton 時代，以力為運動 (加速度) 的原因，其出於因果觀念，正與希臘自然哲學者無甚差別，是以，在物理學中，有一很長的時期，有人認為其本質不是事實的『記載』，而為關於現象起因的『說明』。

古代的自然哲學，往往抽釋各種形上學的思想，而以自然去迎合思想。甚或更進一步，據形上學的『設定』 (Postulation)，而以自然為其

芻狗。因是，對於真實的自然，反形模糊，而自已却杜造一歪曲的形態。其最著者，如 Copernicus 之地動說，即嘗橫受宗教方面的壓迫。其後，自然研究者，漸感對於事實，必須謙沖以求。故至 Galilei 研究各種運動時，已不再問是何緣故，而祇問如何發生 (How) 了。Galilei 之所以能發見落下運動法則與慣性法則，即為用實驗方法重相檢證的結果。

之後，這實證傾向，在物理學中，漸形顯著。Newton 謂『吾不創假設』 (Hypotheses non fingo)，其意即重實證。至十九世紀後期 Kirchhoff 與 Mach，主張更力。二氏以為物理學的本質，祇限於記載經驗的事實，而不包含吾人所不能經驗之因果關係的說明或假設。Kirchhoff 在其力學講義的序文中說：

「以前嘗以力學定義為究力之學，更以此力為運動的原因。然所謂力及原因，實際上皆不能經驗。故力學的本分，應須摒棄此種概念，而祇要把經驗的運動，施以完全而簡單的記載」

其後，Hertz 實踐 Kirchhoff 的主張，其所著力學原理 (Die Prinzipien der Mechanik, 1894) 即完全不用力的概念而構成。

物理學中應當包含不能直接經驗的概念與否，容俟後論，惟實證論者所云物理學非為事實原因之說明而為經驗的記載之說，則甚為正確，Mach 在其論文因果性與說明中，嘗謂：

「吾人在指示某一原因時，祇不過是說出一個關係，或是一個事實。換言之，即在記載。吾人云『質量的牽引』，此種表現方法，在事實以外，似尚含有其他意義。然如加以數引，則完全無益，並且

(三) 宋儒之排斥 自荀子言性惡，法後王，與孟子適相反，墨子非儒，兼愛，節葬，又為孟子所深惡痛疾，故二子之學，已為學者所不道。至宋儒出，更肆為詆謔，目諸子為異端邪說，並戒後學之探討。如建寧劉剛中，讀莊老荀揚之書，辭義有契於心，每事為之贊。及登朱熹之門，熹問近讀何書？如何用功？剛中以實對，熹曰：「此等書壞人心術，不可讀也」。

(四) 兵亂時之損失 據洪氏容齋續筆云：「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書於東都，浮舟沂河，盡覆於砥柱。貞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存。代宗文宗時，復行搜採，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少。昭宗又於諸道訪求，及從洛陽，遷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

三 諸子學之復興

隋唐以來，子部既散，亡滋多，及至明清，以八股取士，諸子益無人問津，宜其書遺佚殆盡。即有存者，亦等蕪殘，難於卒讀。然因乾嘉諸儒，後先繼起，頓使千餘年來垂垂欲絕之諸子學，煥然而復興，何也？蓋宋學空疎之流弊，至明代而極，其反動而成清代漢學之勃興，已屬自然之趨勢。益以康熙兩朝，文字之獄，前後凡數十起，秋荼苦密，學者至不敢表揚其言論思想，勢不得不羣趨於考據之一途。逮考證學日益發達，復由批評經術原文，進而研究字音，於是校勘之學，愈出愈精，由附庸蔚為大國。綜計清儒校勘古書之方法，其所致力者十事：通訓詁也。定句讀也。徵故實也。較異同也。訂羨奪也。辨聲假也。正錯誤也。援旁證也。輯佚文也。稽篇目也。因此當時輯佚之風氣，盛絕一時，如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多至六百餘種，且皆唐宋以前古籍，後世久無傳者。嚴可均所輯佚書，亦不下

無用。吾人如以 $\frac{m+mt}{t^2}$ 示相互間的加速度，則就其事實而言，遠較上列首辭為正確，同時且能完全除去毫無用處的術義。

二 概念的數量化

欲很正確地把經驗說出，則必須以經驗中的概念，作數量的規定，而對於其間關係，亦須用數量指出。吾人現皆知對於溫暖的程度，與其辨別其性質上的差異，遠不如用數量的溫度表示，較為正確，而且簡便。此處所謂「正確」，緊要處是在除去主觀的要素，而完全表示出客觀的關係。且用數量表示，誠如 Mach 所云，尚可除去在記載事實以外動輒牽連着的無用的觀念。質言之，就治學而言，概念的數量化和以數理指示概念間的關係，確為最最有功效的方法。自然科學中之稱為精密科學的，皆用此法，而物理學是最好之代表。

由吾人之感覺常識而產生的概念，普通皆為具體的，而純客觀的和以數量規定的概念，則顯然帶有抽象性。例如空間，吾人在日常生活中，眺望遠山，仰望星辰，或以指尺衡量物體大小，或乘車旅行，觀察途中的變化，皆一一可以經驗。又如時間，亦因晝夜季節之變，而可以體驗。且回顧已往，瞻念將來，吾人腦中亦自有時間的觀念。然在物理學中所云空間和時間，則早已不是此種具體的概念。物理學中的空間和時間，祇為一種和其他任意的數量發生變化時有關係的獨立變數，是以在形式上，其間已不復含有個人知覺意識之空間和時間的觀念。

在 Einstein 的相對論中，則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更行發展，而遠出於吾人的常識範圍。Einstein 之前，空間座標與時間，在所有物理法則中，皆為獨立變數，和其他物理數量之間，祇有形式上的關係，而毫不具因果關係。物理現象的過程，雖為空間座標與時間之值所決定，而空間

與時間，在物理上，對此過程，不能動其毫末。猶之水在器中，水的形體，雖為器形所決定，而在物理上，容器對水，並無作用。然在相對論中，由空間與時間所構成之四次方連續體，則其本身即具有物理的性質。其各種可能發生的變化，指示其為萬有引力的場。以是，以物體之排列與運動，和空間與時間之特殊方式相結合，而其結果遂成為 Einstein 之有名的宇宙論的研究。設據最近報告，電磁場，亦可以空間時間連續體之幾何學的性質說明，則以吾人現有之空間和時間的概念，就可以規定全部的物理狀態。然而此種概念，與吾人知覺經驗中之具體的概念，距離甚遠，當可毋庸說得。

又如物體概念，如取之入吾人之物理學的世（Weltbild）中，則就完全成為抽象的。在常識方面，物體是感覺的基因。通過吾人的視覺和觸覺，在吾人周圍的許多物體，例如牆壁，床舖，桌子，地面等，皆為實在的和具體的。然在物理學中，吾人對於物體，決不視之為感覺綜合的具體物體，物理學的方法，要把此種感覺，分析抽象，以決定其在所謂外界中之一定的對應用，更尋出其應該歸屬之一定的對象，而後重行構成物體的概念。設根據力學的作用，而知有一質量或運動量，則吾人即可根據此量的概念，對於物體，下一力學的定義。又如物體之可能的運動，可用 Minkowsky 所云世界線（Weltlinie）來記載，則在表示世界線的數式中，吾人當能看出關於物體的自然法則。Edington 在其物質理論中，證明一種 $G_{\alpha\beta} - \frac{1}{2}g_{\alpha\beta}G$ 的 Weyl tensor，具有永久的性質。即在一封閉的空間範圍中，欲其量有變化，則一定要有量在其境界面上流出或流入。Edington 即以此量為物體。故至少關於物體之力學的形象，即如質量和運動量，以及在其他關於力學的概念中，所謂物體，其定義當如 Edington 之所述。觀是，吾人當可知其與常識中的

數百種，其中尤以子齊為特多。學者始儼然羣經之外，尚多未開發之寶藏如子虛者，足供考證。一時鴻生碩學，爭取校讀：如荀子則有盧文弨，王念孫，謝墀因之而成荀子箋釋。墨子則有畢沅，汪中，孫詒讓因之而成墨子問詁。呂氏春秋則有畢沅，梁玉繩，其後陳昌齊因之而成呂氏春秋正誤。韓非子則有顧廣圻，盧文弨，王念孫，俞樾諸人，其後王先謙因之而成韓非子集解。管子除王念孫，俞樾，各有校訂外，又有洪頤煊之義證，戴望之校正本，其後章炳麟更成管子餘義一書。此外若汪繼培，秦恩復之於列子，戴震全祖望之於水經注，孫星衍吳翊寅之於晏子春秋，顧廣圻之於國語，國策，及華陽國志，嚴可均之於慎子，商君書，孫星衍之於孫子，尸子，吳子，汪中之於賈誼新書，畢沅之於山海經，靡不一一精校。有如拂拭古鏡，土花盡去，清輝皎然，自有不可名言之愉快。故孫詒讓述其校勘之經驗有云：「每得一佳本，晨夕目誦，遇有鈎棘難通者，疑悟彙積，輒鬱鬱不怡。或窮思博討，不見其端倪，偶涉他篇，乃獲培證，曠然昭宿疑冰釋，則又欣然獨笑，若涉窮山，榛莽盡塞，忽觀微徑，竟達康莊」。觀此可知其校勘興趣之濃厚，亦由於有引人入勝之妙故也。且前此治諸子者，類多不求其大義惟留意於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取以與羣經相證而已，雖治諸子，實治羣經。及屢經諸儒校勘，而諸子之真面目，一一呈露，學者始瞭然其精義之所在，實不遜於羣經。於是擲之陰霾晦塞，視為無關輕重之諸子學，遂如雲開日出，水淨珠明。加之戴震門下有王念孫，王氏門下有俞樾，其師弟兼治經子，無分軒輊，至俞氏弟子章炳麟，治諸子尤有心得，能發揚光大其師說。嘗謂：「治經治子，校勘訓詁，特最初門徑，然大略言之，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校勘訓詁而後，不得不各有所主，故買馬不能司南，此近世諸子學之所以專門名家，治其學者，各有師承，非復往時之附庸於經術矣。」

物體，相差至如何程度了。

上列Edinsson式，在指示物體之力學的形象上，不一定十分完全，Edinsson本人亦謂尚有普遍化之必要，且謂或尚可有其他不同的理論。據Einstein最近之說，則在物體萬有引力之場以外，電磁力的場，亦可以同一Welltensor表示，故如能求出一個與上式相當之不變量，則力學的與電磁氣的物體，便可趨於一致。

要之，迄今為止，吾人在物理學中，是用此方法前進的，最初吾們先引進質點的概念，以為物體之最簡單的力學形象。之後，更放慮具象物體之各種性質，而將此概念，漸行擴張。在這過程之中，吾們看到了剛體，彈性體以及其他的形象，於是更引進分子，原子，電子等概念，以為其構成要素，至最後，乃即以其本身周圍之「場」的某種「Tensor表現」為其終極要素。然如更行融合量子關係，而確定其單位要素之電子或陽子的存在，則吾人對於物體，當可獲得一更完全的形象。而此項形象之抽象程度之高，自不待言。

物理學中之熱與光的概念，亦同樣係如是構成。吾們因把物理學中的概念細加分析，且使之數量化，而物理學遂因以獲得異常的發展。故這一方法之有力，由是可以窺知。率直言之，如無數理方法，物理學即不能存在，而如不能理解此方法，則對於物理學，恐亦將無法窺其門徑。

三 觀察與實驗

自然科學，既不能不置其根據於經驗，則對於自然的觀察，自是萬分重要。然自然界中的現象，往往甚為複雜。例如物體的落下運動，其主要原因，雖為一般所知之重力，然如細為調查，則可知其中有各種關係，互相牽連。即以重力而言，其值亦隨處變異，且其一部分當歸原於地球之萬有引力，而一部分則因地球之自轉，尚含有離心力於其中。在重力之外，最要者尚有空氣的

抵抗。抵抗之大小，第一與物體的形狀有關，第二與空氣的密度——因之與溫度，濕度，空氣之流動狀態等，亦皆具有關係。其他，且時或尚有電磁力或光壓。故吾人對於物體之落下，決不能僅視為一具象的力學問題。吾人作物理學的研究時，自須把複雜關係，詳為分析，而在限定的簡單部分中，一一為之闡明。質言之，即在觀察時，務須以適當的人工方法，自實際現象中，取出適合於吾人觀察的部分。這就稱曰實驗。

是以，在所有一切實驗之前，皆須先作概念的分析與抽象。吾人祇須作適當的概念的抽象，則依據普通原理與必然邏輯原理，就可以預測：概念間之數量的關係，當可成為一定的法則。上述落下運動，在重力與加速度間，即具有一定的關係，可為一例。然而，在實際上，這一運動之出現的情形，第一，與「初時給與物體以某一方，某種速度」的原始條件間具有關係，第二，與「在一定重力以外，有無其他的力在作用」的環境條件間，亦有關係。故在實驗之始，務須使此種條件嚴格地與吾人所期望者相一致。這是實驗時必要的手段。

以前的實驗者，為此已煞費苦心，而現在以及將來，其困難更多，亦不難想像。然而，不問其困難如何，吾人現在已經具有充滿光輝的物理學的體系，這可說完全是出於理論學者之精關的解析與實驗學者之細微的努力之賜。

關於天體現象以及地球上之大規模的物理現象，吾人無法控制使起某種一定的變化，故亦無法使之成為實驗的對象。是以祇能忠實觀察自然的狀態，而時或以限定的某一部分，與在實驗室內所能表現者相比較。然而，即在此時，吾人亦當深體二者之環境條件顯然不同。故此種研究，一般皆視為十分困難。

四 測定

對於物理學的概念，既已下數量的定義，則

國民增修大藏經編纂體系述意

按民國增修大藏經之編纂工作，近在上海開修，董其事者為吳庚呂徵諸先生，捐資者為新申紗廠榮氏。芝峯先生此文，略述增修體例，爰刊佈之，以珍世之留心內典者。昔日人修大正藏經，謂東方三藏之傳，端在扶桑三島，今茲纂修，非徒宏法也已。

——編者

總集佛教所有典籍，曰大藏教，或曰大藏經。然因流播時間之遞續，疆域之擴大，汲古揚新，踵事增華，分量上先後自有豐儉之不同。今世界上蔚為瑰寶整然可言各具其全藏體系者有三，曰南傳之巴利文系藏經、曰北傳之西藏文系西藏藏經、曰北傳之漢文系中國藏經，其中當以巴利藏為最古，距今二千年左右，於南方錫蘭都城阿蘭陀（Anuradhapura）大寺，開始書寫三藏，加以佛音之譯註，成為今日研究初期佛教之寶典。若溯其源，斯即釋尊當時說法所用通俗之巴利語（Pali）結集以成之者，與夫用雅言之梵語（Sanskrit）經結集稍後而傳播北方者漢文藏文二大藏之體系而有所殊別者也。今者國內發起「民國增修大藏經」其內容既更增豐富，編纂體系，與夫歷代先德所編之諸目錄及諸大藏之分類，勢有不能無所變動。今述個人所見，冀就正於諸方善知識。

（一）編纂體系總言 中國自後漢明帝時，初輸入經典，轉梵成華，至隋唐而大盛，古德著述亦極發達，宋元以降，紹述未衰，於是輯集目錄附麗以興，上稽晉道安之「綜理衆經目錄」，梁僧祐之「出三藏記集」，下迄明末智旭之「閱藏知津」不下數十種，見智見仁，雖有不同，然皆本整理全藏於一定標準下以求統一者也。大藏經典之刊行，始宋開寶蜀版，以及清代龍藏版，

凡同一種類之量，即可互相比較。而在比較時，第一先須選取某一對象之某一大小作基準，而以之為單位量，再與其他對象與此單位量相比較而取其比，這就稱曰數值，至以某種實驗方法決定此數值，則稱曰測定。

吾人在測定之際，當然要力求正確。然在實際上，則因測定之方法如何，其正確程度，有一定的界限。設測定對象，有一定之值（真值），則其與實測值間之差異，可稱曰測定的誤差。凡誤差與假定之一定值間，相差愈小者，則測定之精密度愈大。

測定時發生誤差之原因有二。其一為測定時對象所受之環境條件和原始條件的作用，或與假定者稍有不同。例如假定溫度一定，而在實際上，這一條件，却不一定能絕對滿足。又如關於實驗裝置，雖十分注意，而因種種偶然事由，所有條件，亦不能一定完全保持在實驗測定時，是在所不免的。第二，吾人之感覺判斷，有一界限，且感覺本身，或有幾分個性的差異，故亦不免發生誤差。在物理學中，其理想是要完全除去感覺要素，已如前述（參閱物理學的經驗）。然既以經驗為研究的出發點，則自無法完全拒絕感覺的判斷。故吾人須在所有一切感覺的判斷中，選取其最普遍的，和最客觀的，而以之為物理學測定的依據。實際上，現在吾人對於物理的變化，幾全部皆藉適當的機械裝置，而視其指針在刻度上之轉移以為斷。實言之，即所有測定，大抵皆係取決於視覺。惟所謂指針與刻度，是一有限的寬幅，而判斷指針在刻度二線間之位置，則全憑目測，即或使用副尺或其他方法，其結果亦不過使目測程度，稍為精密，而最後終不能不藉某一限度的精密程度，施行判斷。其次，吾人縱或能正確決定指針的位置，而此指針在移動期間，因機械裝置本身的摩擦，或因其他原因，而對於測定對象之物理變化，或不能完全傳達，凡此二者

，亦皆足以使測定發生誤差。

測定時不能避免誤差，已具如上述。凡因器機構造有缺陷而常偏於一方的錯誤，或因個人感覺的習性而常犯的同樣的錯誤，統稱曰系統的誤差。至若因偶然原因而引起者，則稱曰偶然誤差。吾人如用適當方法以除去系統誤差，則其結果可以留下一列僅含有偶然誤差之測定值。然在此項測定結果中，究以何者為吾人所求之值，則吾人又不能不再為判斷。上文雖云對象皆有一假定的真值，然何者始為真值，吾人既完全不知，故自祇能以某種方法，為之推測。

為解決此項問題，在誤差論中，有種種方法，最普通者是取測定值之算術平均數，以為解答。然所謂算術平均數，究有何種意義，則又不能不一為檢討。Gauss 假定全部誤差，皆出於『偶然』而其『偶然』之機會相等。故應用數學上的機率，討論誤差在『最近真值』(Most probable value) 左右之分佈，而求出一一定的誤差法則。普通為決定誤差程度所施行之『最小二乘法』(Least square method)，即係根據此誤差法則而作成。

誤差法則，或不限於 Gauss 之所述，而要之如測定者嚴密注意在測定時力求減少誤差，則誤差小者自較誤差大者為愈近於確實。又如在不問的環境下進行測定，或測定者與測定器械不同時，則應各附以衡 (Weight) 而後計算對象之最近真值。凡上所述在誤差論中，皆詳為討論，故此處不復贅引。要之，凡根據適當之誤差法則而決定的實驗數值，則在其誤差範圍內，自當承認其為最近真值。

高麗日本，亦步武相承。若其分類大綱，率依前人所輯集之目錄為標準。其中尤以依「開元釋教錄」及「開元釋教錄」為最著。如日本「弘教藏」即依「開元釋教錄」者，餘則大體悉取則於「開元釋教錄」，雖「大正新修大藏經」無不將其分類法為獨到，然仍未全撤「開元釋教錄」之軌範也。故今「增修大藏經」，當據各藏版本及搜羅增入古德有價值之著述，精校編入，其分類法，則將採來自錄之長，而一折衷於「開元釋教錄」。

(二) 北傳大藏經 總指漢文系中經歷代從印度譯入之大小乘經律論三藏及印度先德諸著述。今為蒐集各種版本精為對校，並收入新近發現之古佚典籍。

(三) 東土著述 總指研究漢文系之中國高麗日本歷代大德之著述，迄清代止，擇其精要者，校讎入藏。

(四) 南傳大藏經 總指巴利語系錫蘭所傳之大藏經。先據日譯本重譯校訂，就能力時間所及，當檢巴利原本，再行審校修正，然後刊行。此為新增典籍，有分類遺原藏條例，附系於新藏，不更割裂雜入於北傳中也。

(五) 西藏經典 總指藏文系西藏大藏典籍。此原與漢文系為北傳同源之典籍，唯其中有未經漢譯而為藏譯者頗多，且西藏大德亦多有價值之著述。茲先採輯近代已譯之重要典籍，附以新系；至於全藏翻譯，且待時節因緣，期諸來日。

(六) 新藏編類 此獨指「民國增修大藏經」新編分類目錄也，新藏編類，史無前例，既非舊藏之重刊，自不能全襲某藏目錄之分類。然以三藏五部，古有典據，雖舊增新非無可法，故除新譯南傳西藏別附系體外，餘者當不外前已言及，一折衷於「開元釋教錄」。唯以全藏目錄，若預為編定，一臨實際，仍不免前後有所移易，更增困難。故今先就逐部校刊，待全藏告成，次其先後，彙編總目，同時於所刊行之每冊仿正字藏例，於書角另貼方籤，標明部類函次，以成全藏。

值茲世界物質科學，已發展另進入一新時代，世界精神文化，亦應躍入匯成爲一體之文化，以消滅強權政治思想之發生而陷入人類自身之毀滅。「民國增修大藏經」實總集東方文化之大成，不唯增加中國文化慧命之新血液，其有貢獻於全人類之文明，固非河沙功德所得而稱頌者也。仰期國內外先進賢達，隨時指示，并予以精神物質之助力，俾竟厥功焉。

怎樣使你的思想清楚

劉亦宇

思想是一種技巧，要使思想正確而且明瞭，人們應學習其規則，而且不斷加以練習。如果做木匠、彈鋼琴、打網球、尙需技巧，思想何獨不然。沒有受過訓練的人之不能正確的思想亦猶之沒有學過和練習過的人不能做好木匠，彈好鋼琴一樣。然而世界上有許多人以為思想正確和思想清楚是一件容易和自然的事，是人人都能做，用不着特殊學習和訓練的，所以對於各種問題人們總愛發表自己的思想，結果是意見龐雜，莫衷一是，而在行動上也是互相磨擦衝突，無合作可言。實際上，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正確的和真實的只有一個，即所謂科學的真理。我們應當尋一種正確的思想方法去發現它，以求得大多數人的一致，對於中國的和平建設，沒有比思想的訓練更為切要的。

一 論無理由的信仰

正確的思想應當從掃除成見開始，所謂成見就是無理由的見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抱的許多見解，實際上都是盲從，或者是古代傳下來的，或者是人云亦云，沒有一點理由，沒有一點證據。我們今後遇着這些言論或

意見的時候就應當先問：我們怎樣知道它的，有什麼理由我們相信它，它有什麼根據？

最普遍的無理由的信仰是在一個人的兒童時期養成的。父母在某一時告訴兒童一件事，兒童即對之深信不疑，有些一直保留到成年的時候。比方關於宗教上的迷信便屬於此一類。這是環境造成的。如果一個相信佛教的家庭和相信基督教的家庭在兒童們最小的時候就把他們互相交換，他們的信仰也就與他們現在的完全相反了。又如一個人生在罪犯的家庭，他的道德觀念一定與普通人的不同。一個德國的兒童生長在一個美國人的家中，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德國人，則他的思想和情感一定也是美國式的而非德國式的。

由此看來，我們日常所信仰的宗教，所擁護的道德，所抱的思想，其不同多半由不同的環境所造成，其本身不見得有什麼理由，而只是別人的暗示。我們現在必須加以證驗，再決定是否相信它。這是由無理由的信仰轉變為合理的信仰。

除了家庭的環境影響於我們的見解之形成外，尚有社會的環境，如學校的教師能支配他的學生，如報紙或廣告也有支配一部分公眾的力量。受某種報紙影響的人，對於該報的意見接受得很自然，以後成為習慣，便只肯接受與之相合的意見，凡與之衝突的就被目為荒謬，而加以排斥了。

有些人對於傳統的思想或古人的意見特別尊重。我們應知道這些意見，並不見得就是金科玉律，無可懷疑。因為古人的知識比我們現在的知識差得多，他們知道的事實也少，所以錯誤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們盲目信仰古人，不肯跳出他

們的圈子，這表示我們不長進，實在對不起古人。如果說，某種真理自古到今都是對的，無懷疑之餘地，則我們知道人類思想的進化史就是要把這些不可懷疑的真理推翻，此為知識和理性不斷增進之結果。比方說，幾千年來人類都相信天圓地方，相信是心在思想而不是頭腦，相信重物體比輕物體落地得快些，這些都被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然而偏有人對之懷疑，正因為有這樣的懷疑，歐洲就進步了，而中國的停滯就由於中國人不肯懷疑古人。

有些意見之得人擁護，是因為擁護它對自己有好處。比方和尙勸人燒香信佛，係因為這樣的信仰對他有利益，使他能够發財。不過另一些人擁護某一信仰的自利心也許沒有表現得這樣明顯。他們或者不願犧牲自己的社會地位，不願失去自己一些朋友的好感或尊敬，不願受一個政黨或教會或某一社會集團的排斥，因此仍然擁護那一信仰，不敢改變。

有些人之贊成某一意見，是因為這意見和他的性情，地位或行為相合，比方說一個懦夫很容易贊成一種稱許怯懦的哲學，雖然在名詞上他不稱之為怯懦。懶惰的人總願接受一種能滿意證明「懶惰是好的」的意見，雖然「懶惰」是幹練而活動的人努力應得的報酬。另外有許多人之贊成某一意見是受情感的影響。比方童年反對他父親的人，以後凡遇着與他父親所表示的意見類似的，便加以反對。相反的，如果他對他的父母或師長有好感，也無保留的贊成他們的意見。成人的時候，同人作激烈爭吵以後，可以因為反對那個人，而連帶反對他所擁護的思想。另一方面，對某人

如有好感，也易對他所持的見解表示贊同。

我們有時擁護某種意見，是由於它的時髦，而非由於對它的了解，比方說我們崇拜某一作家某一詩人，並非我們真正了解他的作品，而只是因為大家都崇拜他。不過追求時髦也有一定限度，因為一個人的意見和情感不能老隨着時尚改變，遲早他的思想要固定化，因之，他所持的意見是十幾年或幾十年以前的時髦。

我們還須注意一種思想被人接受後的固定化的傾向，這是說，這種思想已將人的頭腦，造成一定的型，遇着新問題發生，就循着它的軌跡去處理，以後想脫離也不可能了。當我們年紀大了的時候，我們日漸不能接受與我們固有的思想型式不相合的思想，只有極少的人頭腦活動，在老年的時候還能順應新的事實，改變自己的見解，普通人在二十五歲的時候，思想就已固定了。

以上我們將人們執着於不合理信仰的一些原因簡單說了。大約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由於利害情感，追求時髦，年齡的作用，人們各有其牢不可破的一套見解，很難趨於一致，此所以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極為困難。雖然如此，社會上有時出現幾個傑出才智之士，願意發現事實，把事情清楚而合理的想出來，不惜任何代價的去求得真理。他們的努力逐漸打破了人的惰性，獲得了人的同情及信仰，他們的理想逐漸代替了舊的信仰，這時社會政治就跟着進步。現在我們要看這些少數人是用怎樣的方法達到真理的。

一 何謂真理

在研究達到真理的方法之前，我們先須知道什麼是真理，我們說一個意見是真理，即是說它

與事實相符合之謂。所謂事實即為客觀的存在，即是不顧我們的感覺與信仰如何而獨立存在之意。此種事實有一部份是經過我們的感官為我們所知的（如聲音，光等）可稱為感覺的事實，但另有些事實是我們不能經過感覺直接知道的，然而我們可由推測知之，故稱之為推測的事實。

我們必須明瞭，此種分別並非存在於事實的本性中，而在於我們知道它的手段不同。無論我們是經過直接的感覺或間接的推測知道的，事實終是事實。即使我們不知道它，它們是存在的。我們應當常常發現新的事實。

然而為了思想清楚計，我們必須將經過感覺和經過推理所知道的事實加以區分。比方我們經過視覺，觸覺，味覺能知道水，如果我們經過顯微鏡，則知道得更多，這還是靠直接的感覺。我們只有靠推測，才知道一分子的水由兩個氫和一個氧原子所組成。此外，我們從直接的感覺也不能知道水對洗手是有用的。我們直接感覺的是污水，用水，清潔的手。其中的因果關係是由推測得來的。

同樣，一個偵探偵查一個暗殺案，他所看到的是一個房間，屍首，傷痕，以及其他材料，這是感覺的事實，他以此為線索去發覺暗殺者，他必須推測暗殺者是怎樣的人，推測他是怎樣幹的，這便是屬於推測的事實了。

再舉一例，我們在書上看到，孔子，或蘇格拉底，岳飛或拿破崙說了某些話，這是從感覺知道的，但我們不能靠感覺知道他真說過這些話沒有，如果他真說過，我們的知道也是靠推測而非靠直接觀察得來。自然，這些話是從直接聽到的

人傳下來的，對他說來，這是一感覺的事實，但我們還須靠自己的推理來決定這一見證之是否可靠。

我們感官的構造使我們能感覺到某些事實，而對於其餘的事實須靠推測來知道，假如我們感官的構造是另一種樣子，能感到今天所感覺不到的事的時候，那麼我們今天靠感覺能知道的，那時也許要靠推測來知道了。比方我們的眼睛如果像顯微鏡一樣能見微生物，我們必致看不見象，而必須靠推測來知其存在了。

我們怎樣能確定，從推測或推理所知道的感覺以外的事實是一定存在呢？我們怎能相信這一推理的思想過程是可靠的，是真有一個事實與我們的結論相符合呢？這就要靠事實來證明了。我們的許多結論是可以由感官加以覆核或證實的。我們從感覺所知的事實出發，推理達到某一結論，說另一事實雖未被感覺到，但是存在的。於是我們去尋找，後來果然找到，與我們推理所期待的一樣。像這樣，我們達到了成千的結論，為以後的感覺所證實。於是我們能預言在某些條件下能發生的事情，這些預言以後也證實了。由此我們對於自己的推理方法具有信心，以致於在我們的結論不能為感覺所證實的地方，我們仍然信賴這樣的推理方法。

我們的推理何以能起這種由已知求未知和預見未來的作用呢？這是因為（一）客觀的宇宙是合理的，是諧和的，其中所有的事實都互相配合，從不矛盾；（二）這宇宙是有秩序的，支配所有事實的相互關係的是秩序，規律和條理。

如果我們只看感覺的事實，我們發現不出這

兩點，我們看不出有一點秩序，規律和條理來。但這些不過是整個事實宇宙之斷片。我們由感官所知的，是局部的，零碎的，就本身說是無意義的，只有我們知道許多事實以後，才能發現其中的秩序，規律和條理。

試舉一例說明，我們看到一個鳥觸到一根電線以後墜地而死，又看到從地上舉起一個石頭需要氣力，又看到月亮行經天空，又看到上山比下山吃力，所有這些表面看來是無關的。後來有人推測出一事實，即是萬有引力之存在，於是這些零碎感覺到的事實就有意義和關聯了。我們從這一推測就認識出存在於事物之間的是一定的秩序，有一定的規則，不是一團混亂，不可測度，正因為事物之間有這樣的秩序和規則，所以我們的思索和推測不是徒勞，我們能夠發現和控制自然的秘密。

所謂真理就是事物間的關係之發現，而又為以後事實所證實的。所謂真理決不限於感覺的事實，如果只是後者，我們只需把所感覺或觀察的事實實配載下來就夠了。真理必需包含推理的成分在內，推理即是發現新事實，或闡述事物間關係的努力。

真理既包括感覺和推理兩部分，而這兩部分都很容易犯錯誤，我們必須明白它們容易錯的地方在那裏，於是正確思想和真理的發現方有相當的保障。所謂感覺即是觀察，以下我們談觀察中易犯的錯誤。

三 觀察

上面說過，我們知道某些事實是靠感覺，實際上我們應當說觀察，二者的不同在於觀察裏

面含有把所感覺的東西加以認識、區分，和極簡單解釋的意義在內。換言之，在我們的觀察中不僅含有單純的感覺，還有少量的推測作用。比方說，我看見了我的弟弟，這裏面就不純粹是感覺，因為感覺只告訴我們前面是某種形式和某種顏色的物體，至於我認出他是弟弟，則是我很快而且不自覺的將其與記憶中的弟弟容貌加以比較後所得的結論。由此，『我看見弟弟』的這一觀察是含有少量比較，判斷的成分在內了。

又如我們看見人行道是濕的，這不僅是看見的感覺，而且也有判斷在內，我們所看到的人行道不過比平常暗些，或者有些滑，於是我們得出濕的判斷。由此我們知道所謂觀察是感覺，認識，加上一點解釋。這是每一個觀察所具有的特點。問題是在所觀察的事實中，應當容許多少解釋的成分，這當然隨我們所研究和討論的事情而不同。這只是教我們防備在觀察中放進很多的主觀判斷或推測而已。

威廉·詹姆士說過，『外部事物給我們的印象，一進入我們的意識，就溜走了，馬上同我們心裏已有的東西聯繫起來。我們心中已充滿許多記憶，利害，期望，一個新的感覺加入以後，就同舊的混合起來，甚至使新的舊的，外來的和內在的分不開。』詹姆士就有一段回憶可以說明這種情形。他說：『有一次我躺在輪船的艙位中，忽然向窗外一看，看見船上的機輪長進了我的房間，站在窗邊看外面作工的人。我很奇怪他的無禮擅入，又驚異他何以站着不動。我以半開的眼睛注視着他，看他這樣不說話的還站多久。最後我講話了，我沒有聽到回答，就坐起來，於是我看

見我所認為的機輪長，不過是我自己的一頂便帽和掛在窗子旁邊的釘子上的的一件大衣。這證明我那時完全在幻想：大副是一個樣子特別的人，而我很清楚的『看見』了他。但在這幻想消失後，我也再認不出那頂帽子和大衣像他了。』兒童們怕一個人留在黑暗中，也是害怕有這類的幻想發生。很多成年人也可能有類似的經驗。

在某種心理的條件下，幻想的發生特別容易。比方在一個暗室中，一個人的感情是緊張的，週圍是死一般的寂靜，兒童時期所聽到的鬼怪故事浮上心來，眼睛在黑暗中搜索，心中恐懼和希望交織在一起，這時他可以突然看見一個形狀混沌的東西，於是他看着他死去的母親的幽靈。於是他記憶的母親的形像都出現了。他絕對相信是真的。可是他所『觀察』的十分之九或百分之百都是出於記憶或想像。

讓我們再看一個被催眠的人，他相信他感覺到各種物件，實際這都是人給他的暗示，沒有一件真的。

以上所說不過是極端的例子，指出在特殊心理情形下所做的觀察與事實不符。我們還須注意，即在普通情形下觀察也易犯錯誤。以下是一個例證。據塞拉說：『幾年以前，柏林大學出了一件事。一個教授正在講一本書，突然一個老學生站起來說，『我想從基督教道德的立場對這問題講幾句話。』另一個學生站起來說，『你不配在這時候講話。』頭一個學生說他受了侮辱，第二個學生握緊拳頭叫起來，說『你再敢講一句話』他面前，教授攔住了他們，握住第一學生的臂，手槍掉下了。全教室都騷動起來，教授很快恢復了秩序。這件事是一個喜劇，是由三個演員故意扮演以便研究人們的觀察和回憶是否精確的。教授命幾個學生立刻寫出當時的情景，一星期以後又叫另外幾個學生寫，另外又找些學生對他們作口頭詢問。結果發現其中最小的錯誤為百分之二

十六，最大的為百分之八十。有在場未發一語的，被人寫着講了些什麼話，有沒有動的，被人描寫為參加了某些行動。這一悲喜劇的許多主要部份，在許多見證的記憶中完全消失了。

即使在觀察的時候，人們也很容易將真實感覺的和自己記憶及想像中的事混在一起。甚至自以為觀察準確的人，也難免這種危險。如果一種觀察在當時記下來已不免錯誤，在過了幾天，幾月和幾年以後回憶起來，其中不自覺的歪曲和渲染成分更不知有多少呢。

沒有很好的辦法能防止觀察之不被歪曲或渲染，唯一的保障就是自己認識這樣的可能而時時加以防備。這樣的認識也能教我們對別人所報告的觀察持審慎的態度，不輕易的接受他們。觀察者當時的心情及其環境也影響於自己的觀察的報告，更重要的是這一報告是在觀察多久以後做的，大抵時間隔得愈久，則不自覺的渲染成分愈多了。

由此我們對於一件事的觀察（無論自己的或別人的）信任的程度要看以下的條件：（一）題材（二）觀察時的情形，（三）觀察是偶然的還是有意的，（四）觀察者是否那一型的心理，他當時的心情，（五）觀察者是否了解無論當時和以後關於自己觀察的敘述，都有不自覺的加以渲染和歪曲的危險，（六）觀察與敘述之間的時間距離，（七）其他觀察者對這一觀察證實的程度，（八）所觀察的事實是否與我們整個科學知識的體系相合。

觀察如果能够重複（如科學的試驗可以為同一觀察者或別人重複幾回）自然比不能重複的，有價值些，可靠性要大些。所謂不能重複的觀察即指那些歷史上的事情，或新聞紙上的報導，或法庭的案子。歷史和法律都有自己的批評的方法，雖然比科學的方法要弱得多。關於報紙上的報導，一個消息，名報的記載常有出入，而且有些報告如果照上節的標準審查起來，常是毫無價

值的。

我們有些時候必須依賴別人的見證來接受別人所觀察的事實，一部分原因是我們自己沒有觀察的機，會另一原因是我們要將自己的和別人的觀察加以比較，發現其中的矛盾。我們不應以為自己的觀察就比別人正確，而應依照前節的標準來判斷兩種觀察，決定那種可靠些。

在考慮見證人的觀察的時候，我們應先決定該證人的忠實的程度。我們必須認識他，知道一點他的事情，知道他所說的是他忠實認為的實際情形，我們一定要研究在這場合，他講假話是否於他有利，是否他在這一情況中受了恐懼，虛榮心，同情，敵視，想討好別人，或喜作驚人言論等情緒所支配。我們如果要求得事實真相，對於證人可用盤問的方法，一個會盤問的人問來問去，可以暴露被問者隱藏事實真相的企圖，如果通過了透澈的盤問而得來的證據總是可以相信的。如果另有其他獨立的證人予以證實，那就更好了。

我們必須堅持，關於觀察的紀述，必須嚴格限於所觀察的事或作那觀察的時期。比方我們看見了幾個西班牙人都有黑髮，我們就不應說多數或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是黑頭髮。我們觀察的是所有被檢查的肺病患者都有結核細菌，但如說一切肺病患者都有結核細菌，那就不是觀察的事實了。我們能否承認一個事實觀察報告的正確要看他是否僅限於那一件事實及所觀察的時間，是否其觀察及其記憶是合理可靠，是否證人是誠實的，無虛構或隱瞞的意圖，是否這一報告是在場目擊者所為，而非經過一次或幾次的轉述。如果經過轉述，這一觀察的報告便不可靠，因為一個報告最初已不甚精確，輾轉傳播每一個人都不自覺的自由增減一點，以至最後到達我們時已面目全非，和原來的事實全不一樣。流言和誹謗就是這樣傳開的，愈傳就愈誇張，歪曲，失去真相。各種謠言也是一樣，今天是謠言統治着世界。許多人關於地方事情或國家大事，都聽到一些話

，甲以傳乙，乙以傳丙，有什麼根據，是從不問的。如此，許多人關於公共人物和國家事情所知道的為一些謠言。我們如果要訓練正確的思想，必須承認謠言是謠言。

我們讀的歷史，除了粗枝大葉的主要事實外，大半是記載的過去所盛行的謠言。時代愈古，記載便愈不可靠，那時不過是一個一個的故事口頭的傳下來，經過每個人的時候都有自己的錯誤記憶或潤色或增減，經過十代，或二十代，才筆之於書，以後又是輾轉抄寫，每次抄寫時又加上一些錯誤，所以古代歷史大半由傳說所構成。

上面我們講的是要求知道所觀察的事實之真相是何等不易，如此自然影響到我們的判斷或推測之不能正確。我們對於觀察既已指出其易犯的錯誤，即易受主觀的影響，現在我們再檢討推測的部份，看它易犯的錯誤在什麼地方。

四 推測的形式之一——概括的結論

概括的結論的意思是將我們所觀察得的情形，推廣到與該觀察同類的其他事情。這是說，因為某一事實已發現於某些情況中（所有已知的情況），所以它也將發生於其他未被觀察的同類情況。比方說，達爾文會說，就已知的情況，有藍眼的白貓是雙子，這是一件觀察的事實，但如從此事實加以推論而說，凡有藍眼的白貓必雙，這就成為達爾文的概括的結論了。此外如牛頓的地心吸力法則和自然科學上的其他法則都屬於這一類。（有時不限於指全體的同類情況，而指其大多數，亦得稱之為概括）。

某件事我們只觀察到其發生於一部份情況中，何以能信其在所有類似情況中也發生呢？我們看許多人所做的概括或推論是錯誤的，因為它做得太隨便和倉卒，沒有遵照一定的規矩。我們應先明瞭這些規矩，這可分三項，（一）必須有充足的例子，我們必須觀察相當的例子才能得出一個概括的意見。我們自然不能定出至少的例子應

法布爾科學故事的幾種著作

法布爾科學故事

向仲譯

民國二十五年，中華書局出版。

法布爾是一位天才的法國博物學者，也是一位具有魅惑力量的小說家。在他隱居在法國珊利昂省鄉村的時候，他寫了許多淺顯生動的科學書籍。這些著作，現在已流傳全世界，許多國家搶着翻譯，把譯品送給那些聰慧好奇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

無論什麼年紀的人，只要心是天真而純潔的，都會被這位故事大家，被這位對自然之神秘表示虔誠的人，被這位偉大的昆蟲詩人所吸引的。在這本書內，以及法布爾所寫的別的科學故事書本裏面，那位說故事的「保羅大叔」，應該便是詩人法布爾的化身罷。那些從林邊，田莊，村落，城市，外埠，鄰近……圍攏來張開嘴巴認真的聽他講說鍍金術和毒蛇的故事的年輕人們，大概就是書中的克萊兒，愛美兒，朱兒等等罷。

神話可以引逗人們的興趣和遐想，給人們開展奇異的境界，但它背叛了真理，給人們一種永遠難於磨滅的錯誤的暗示。孩子們親近神話的結果，是妄想三頭六臂，騰雲駕霧，甚至甘心受人販騙子的拐騙去學什麼武當派的劍術！

當科學豎起那輝煌的大旗時，迷信的神話時代便開始潛形，而科學的故事代之而興。這些真實的美麗的故事，是每一個新時代的年輕人愛聽的。因為不祇故事本身的奇異有趣，加上它所傳導的知識，也是近代生活中不能缺少的東西。

現在來談談這本「法布爾科學故事」的內容：
在本書中，有六個人，保羅大叔和他的三個姪兒——克萊兒，愛美兒和朱兒，加上兩個僕人，安伯樂媽媽和傑克。

三個孩子，和全世界的其他孩子一樣，對於宇宙間的一切，例如地震，蜂，螞蟻，星辰，雷電，毒，太陽……，都感覺很大的驚奇，因此他們時時央求叔父談有趣的故事，一些科學的真實的故事。

保羅大叔以絕妙的辭令，娓娓道來，引得孩子們着了迷，把他們的玩具全扔了。自然，安伯樂媽媽的神話故事，再也不會引起他們的興趣。
譯文極為流暢，讀起來很舒服。

化學奇談

顧均正譯

民國二十一年，開明書店出版。

化學向來被看作一種枯燥瑣屑的學問，但本書却能把它編成一段極為動人的故事。

為多少，但已知的例子愈多，我們得出的概括的論斷更為可靠。(二)這些例子須在不同的環境中尋找，如果我們在許多不同的時間，地方和不同的環境中，找到這些例子，則這結論愈為可靠。(三)尋找矛盾的例子，我們一定要努力找尋與我們一般的結論相衝突的例子，只有盡力找而找不到的時候，這一結論才是可信的。

我們看一般論斷的錯誤都由於不守這三個規則。普通的傾向是根據很少的幾個例子就下論斷。我們隨便舉幾個例。我們常聽說，德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的民族性如何如何。實際上我們也許只認識每一國的幾個人。又如談各地的氣候，說某城太熱，也許他只在那城住過一個熱的夏季，也許那年全國各地都是非常的熱。說某地太濕，也許他到過那裏兩三次都碰着下大雨。又如我們說某地人狡猾，某地人懶惰，也許我們只接觸過那裏的幾十個人，也未努力去找與這判斷衝突的例子。

某人第一次到南京，離開碼頭不遠，在堆積沙土地方的附近行走，忽然一陣風把沙土吹來，那人就說，南京是多風沙的城市。又如有人說長子要比幼子聰明些，有紅頭髮的人脾氣燥，這都是根據一兩個例子下結論。迷信是由這樣的例子積成的，比方說某人有病，吃了符水病愈，也許他的病輕，不藥而愈，或服別藥治好，但有人即根據此例就說符水能治病了。又如說某種萬應良藥能治某病，不過是根據某病人一次服該藥有效，其實忽視了許多病人服該藥無效的例子。

政治上這種倉卒而隨便的結論更多。如說民主政府是理想的政治形式，或說民主政府是無效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據它的幾方面而遽加普遍的斷語。又如我們很普通的說話是光明勢力與黑暗勢力的爭鬥，光明勢力必然勝利，固然歷史上光明的勢力有過幾回的勝利，但是黑暗勢力勝利的例子更多，我們不應忽視。

概括的結論有兩種，一是經驗的，一是科學

劫後東北之學術機關(一)

羅宗洛

一、導言

自九一八以後，日本經營東北，更加積極，不但竭其全力開發產業，即文化上的設施，亦蔚然可觀。在短短的十餘年之中，成立了許多大學與學院。雖然這些所謂大學或學院，名實並不相符，殖民地的色彩，甚是濃厚，奴化的意旨，相當露骨，但是他們的建築，却富麗堂皇，設備也規模粗備，總算是難能的了。

今日我們到東北去一看，這些機構，都與工廠鑛山，一同遭劫，舊時面目，已不復存在了。據當地父老之言，蘇聯軍隊，對於學校等文化機關之破壞，很少染指。然而除了一二例外，從大學到小學，大都「家徒四壁」；圖書儀器，不翼而飛，桌椅板檯，蕩然無存，即門窗地板以至於天花板，皆一一仔細地取出，充作燃料！而努力於這類工作的，並非盡是窮苦的老百姓或共產黨軍隊。吾人除痛感中華民族破壞力之偉大外，實在無話可說。

筆者在去年十一月中得到旅行瀋陽與長春的機會。在瀋陽觀光了國立瀋陽醫學院，國立東北大學，瀋陽圖書館等，三個機關。在長春僅五日，三天在大陸科學院視察，以一天半的時間巡視了國立長春大學。瀋陽醫學院與瀋陽圖書館是損失最少的機關，大陸科學院破壞過半，至於兩個國立大學，都是空無所有，可作一般東北地方學校的代表。現在把見聞所得，擇要敘述於下：

二、國立瀋陽醫學院

國立瀋陽醫學院的前身，為滿洲醫科大學，其再前身曰滿洲醫學堂，創立於民國元年，是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通稱滿鐵）的一個附屬機關。最初的目的，是在於治療在瀋滿鐵人員及其眷屬之疾病，及養成滿鐵沿線所需要之醫務人員。當時表示與我國合作，還先後聘請了當地長官如趙爾巽張錫鑾等為名譽堂長，至今該院大門內照壁上，尚掛着張錫鑾的大幅的宇。

民國十一年，改名為滿洲醫科大學，東北光復後，始改今名。創立以來至由我國接收為止，皆由滿鐵出資經營。經費充裕，故規模極大。其後因其畢業生多不願前往滿鐵所指定的鄉間服務，滿鐵甚不滿意，不欲投資其中。據說最後數年，該院每年經費之五分之四來自醫院之收入，滿鐵所供給的，不過五分之一罷了。

院址在和平區，與滿鐵大樓，鐵路賓館（舊太和旅館）等大建築，隔街相望。全院可分醫學院與醫院二部分。醫院為五層大洋樓，另有神經病科二層洋房一棟。醫學院有四層大洋樓一座，圖書館及禮堂二層洋房一座，藥科教室三層及二層洋房各一座，體育館大洋房一座，護士學校二層洋房二棟，學生宿舍若干棟。此外零星建築物甚多。建築皆堅固而華麗，內部水電煤氣等設備齊全。以建築物之面積而論，關內之綜合大學，亦不過如此。日本投降後，該院雖經蘇聯軍隊及共軍之侵入，幸院內中日人員，同心協力，保護財產，圖書儀器，得保無恙。但當筆者到該院觀光時，院舍之一部分尚被安東省政府，通信兵團，及臨時大學補習班學生等佔住，無法開課。

舊滿洲醫科大學之規模，不遜於日本帝國大學的醫學部。因為不是帝國大學，所以沒有講座的制度。但是每教室有教授二名，助教授及講師若干名，助手四五名，組織相當龐大，儼然具講座的雛形。歷代教授中，如生理學的久野寧，藥理學的久保田晴光等，在國際學術界上，亦有聲名。不過一般師資的水準，較之帝國大學，似乎略遜一籌。筆者會化了二天的工夫，與諸教授作個別談話，覺得他們皆富有教學與研究的經驗，且對於地方性的疾病，有深刻的認識。吾國醫學人才不多，近來各處新設醫學院，到處有師荒之歎，他們願留，楚材有用，在我們亦樂得利用。何況東北青年，皆善日語，師弟之間，毫無語言的隔膜呢。現院長徐軾游先生對於此點，觀察得非常清楚，接收伊始，即宣布留用日籍學者，推誠相與，而

日籍學者，亦竭誠幫助，所以復舊工作，進展非常迅速。徐院長且非常注意於該院學術水準之保持，聘請內地教授時，亦抱寧缺毋濫之宗旨。對於學生之程度亦然。假使國家安定東北不再遭兵禍，瀋陽醫學院的前途，是很光明的。

以下擬略述醫學院及醫學的內容：這裏該聲明的，筆者所記，顯然於基礎醫學較詳而於臨床各科較略。這雖由於筆者個人的興趣使然，但是半的原因，亦由於臨床各科諸教授，忙於診察，無暇與筆者詳談，且其研究題目，亦多瑣碎，門外漢不易記憶，故從簡。事實上醫院之規模，僅次於國立台灣大學之醫學院附屬醫院，在目前國內，鮮可與比的。

甲、醫學院

內分解剖、病理、微生物、寄生蟲、衛生、法醫、生理、生化學、及藥理等九教室，各教室之設備，以生化學為最佳，寄生蟲學為最簡。研究的成績，則以藥理、生理、衛生、病理、及法醫為最顯著。

(1) 解剖學教室

A 研究 主任教授為王藤喬三氏，現年六十一歲，任教已垂三十年。過去研究注意於比較神經學，最近則集中於人種解剖，體質人類，及解剖統計等。

B 設備 有研究室四間，顯微鏡八十三台，切片機十三台。圖書室一間，中藏雜誌三十套，其他書五千冊。解剖實驗室可容學生一百六十人，組織實驗室可容學生九十二人。屍體箱共十六個，每個可容屍體十二具。標本室二間，內藏神經標本甚多。人骨一千二百具，尚未加研究。

(2) 病理學教室

A 研究 主任教授久保久雄之主要研究，為 Phosphatase 之組織化學的應用，已發表之論文甚多。其次為地方病之病理：如 (1) 喉頭癭，(2) Kaschen-Beck 病 (關節及軟骨發育不良形成畸形)，(3) 克山病 (克山地方因坑之構造不良，馴致一氧化炭之中毒，心臟肥大而死)，及 (4) 因水質不良而發生之地方的皮膚病等。此等地方病之研究，皆與臨床各科及衛生學教室合作。

B 設備 有研究室十間 (包括解剖室組織室標本室圖書室等)，顯微鏡

百台，學生實驗室二間。

(3) 微生物學教室

A 研究 主任教授為郭可大氏，係新進。另一教授，為日人廣木彦吉。主要之研究為發疹傷寒，副傷寒之預防與治療。今夏霍亂侵入東北，故特加研究。研究要點，在於菌型之分類與臨床症候。此外正在研究及製造流行性感胃之預防疫苗，使活菌液通過黃鼠，減低其對於人體之毒性，然後製成疫苗。幾經動物試驗，覺此法甚有成功之希望。

B 設備 有研究室十間，顯微鏡九十三台，學生實驗室一大間，可容學生九十五人。細菌學及血清學的設備齊全。另有圖書室，及動物飼養室各一間。

(4) 寄生蟲學教室

A 研究 主任教授久保道夫。東北產刺蝶蠅、臭虫、Kala-azar 之傳播經過，及瘧蟲之地方性等為其主要之研究問題。

B 設備 成立歷史最淺，僅有研究室一大間，略具規模。物理化學的儀器，多向各教室借用。

(5) 衛生學教室

A 研究 三浦運一教授之研究問題，為東北地方衣食住之合理化。先作環境衛生學的調查，由實驗室及實地之試驗，定改善之方法。往往攜帶自行設計儀器，率引研究人員，深入民間，與人民共生活。茲舉克山病一例。克山地方居民，患一種地方病。罹病者胸部疼痛，不久死亡。死者經解剖，知其心臟肥大。該教室人員，乃至發病最多之地方調查。發見該地方居民，住屋極劣，俗稱「馬架子」，通氣採光，皆甚惡劣，而坑之構造，尤極粗糙。恐病源為煤氣中毒，乃測定其室內一氧化炭之量。以最精巧之方法，測得其量為一萬分之五至一萬分之二。歸校後，與內科及病理二教室合作，作動物試驗。結果動物吸入一萬分之二至一萬分之五之一氧化炭後，其心臟漸行膨大，確認一氧化炭為致病之由。乃派研究人員前往克山及其他病區，為居民改良坑之缺點，克山病遂漸減少。又該教室最近注意於人口統計，及死亡率之統計。

B 設備 有研究室六間，圖書室中藏有豐富之調查資料，模型室中有水道及地下水淨化之模型，教室外又有試驗住宅數棟。

(6) 生理學教室

A 研究 主任教授緒方維弘回國，僅有副教授武內及李君二人。該教室

自創立以來，在久野寧教授領導之下，集中於(1)發汗(2)防寒

(3)體溫等三大問題之研究，相傳至今不衰。

B設備 有研究室六間，附有動物室及機械工作場。最具特色者，為發汗生理室，中有熱電對及Bancroft之gas analysis等裝置外，尚有發汗室，可隨意調節溫度與濕度。又有體力測定室，中有巨大之人體天秤。電量器具室中，有Electrocardiograph三相之Oscillograph，四段增幅器，皮膚顯微鏡等。

(7) 生化學教室

A研究 主任教授戶田茂之研究問題，為氧化之抑制。副教授某君，研究Cholesterol之新陳代謝。該教室之設備，為全校之冠。但研究不甚活潑。研究生較少。最近副教授某君到任，風氣為之一變，研究生漸次增多。

B設備 有研究室十二間：如圖書室、藥品室、動力室、機械室、第一至第三實驗室，分析室，(有Prel 微量分析裝置)天秤室(有微量天秤二，普通分析天秤十一)，暗室中有Sacharimeter, Colorimeter, Spectroscope等)，學生用天秤室(有天秤十架)，及學生實驗室(可容學生百人。)

(8) 法醫學教室

A研究 主任教授二階堂種一之研究範圍，多屬於生化學及生理學，如肺之代謝機能，肺之酵素作用，及微量銅之生物學的作用，甚為活潑。

B設備 有研究室七間，內分圖書室，儀器室(中有比濁計，比色計等)，解剖室，血清室，量體分析室(有Van Slyke裝置四)，天秤(有精密天秤八)，化學室，標本則陳列於走廊之壁櫥中。

(9) 藥理學教室

A研究 該教室歷史悠久，自創立以來，即注意於漢藥之生化學的及藥理學的研究，發見新藥種多種。前任教授久保田晴光時代，研究防己，益母草、夏枯草、山梗等，著有成績。現主任教授寺田文次郎繼其業，研究黃耆、柴胡等之藥理。發見黃耆能使血壓降低，自杏仁取得之配糖體 Amygdalin 能治呼吸器病，發明鴉片患者之鑑定法，男性 hormone 之鑑定法(黃雀去勢後，其腺變為白色，若注射男性激動素，則恢復原來之黑色，反應甚為顯著。)等等。

B設備 有研究室十間，內分天秤室(有微量天秤二)，藥品材料室，動物室、第一及第二化學實驗室、動力室、動物試驗室、圖書室等。另有學生實驗室，可容學生百人。漢藥之標本，陳列於走廊之兩壁，

收羅極富。附屬動物飼養室：甚宏大，有專人管理。惜近來動物已稀。

附屬圖書館兼大禮堂

圖書館內藏書六萬三千餘冊，內漢醫書約二千部，藏書多整套之雜誌。以全體而論，洋書占百分之六十，日文書占百分之二十五，中文書僅百分之十五而已。

附屬藥專

民國二十六年設置，學生中日兼收，中國籍畢業生約六十餘名。

修業年限三年，連預科一年，共四年。

校舍洋樓二座，三層洋樓計有教室二十五間，二層洋樓一座，計三十間。現充作實驗室及教員研究室。

內容 現有生藥學教室(教授東文夫)，藥化學教室(教授益子俊文)，分析化學教室(教授高崎彌)，藥工學教室(教授石田義豐)，藥物學教室(教授佐藤文比古)。過去亦有若干研究成績。

圖書以日文為最多，英德文較少。儀器藥品，雖不能稱為豐富，以供教學、尚綽綽有餘。標本室中，漢藥之標本甚富，所收標本，不限於東北一區。三層樓房，曾經駐兵，實驗台之桌面及抽屜，幾無完好者。幸儀器藥品，事前移出，未遭破壞。師生全體熱望能昇格為大學程度之藥學系。

乙、醫院

醫院分內科二(高森內科、原內科)，外科二(平山外科、藤浪外科)，皮膚科、產婦科、小兒科、耳鼻喉科、眼科、牙科、精神神經科、放射線科等，十二科，及藥局。最近與聯總合作，成立中央檢查室，內分化學、細菌、病理、血清、四部分。各科除診療及手術室外，皆有研究室若干間，圖書室及檢查室等設備皆甚完善。研究空氣尚稱濃厚。較有特色者，如皮膚科之模型，耳鼻喉科之直達檢查器甚多，聽力檢查室之設備極好，而以放射線科之設備為尤佳。該科有各種樣式之X-ray多架，其中300KV.能回轉者四台，此外如紫外線赤外線，無不具備。該科共分檢查，治療及深部手術三部，擁有醫員多人，甚為活潑。

藥局規模甚大，過去能自製針藥，受外間之委託，鑑定嗎啡。藥庫存貨極豐，惜最普通之藥品，缺者最多，而稀有者，則甚豐。其中有機製品，已過時效者，亦不少。

病院共有病床八百餘張，現僅開放二百床。第一外科已粉刷新。其他各科亦在整理修繕中，不久即可開放。

台灣中等教育師資的搖籃

介紹省立師範學院

徐俊

台灣，這屹峙於秋海棠葉外的海島，自馬關條約後，曾墜沉了五十年，此次隨著抗戰勝利而重歸祖國版圖，台灣同胞得從此解除桎梏，生活自由，誰不為之慶幸與歡樂。在日人統治期間，他們曾以「差別」，「皇民化」三種教育來奴化我六百萬台灣同胞，想把台灣永遠當作他們的殖民地。所謂「差別」，「皇民化」二種教育，就是在敵人佔領台灣之初，他們決定了推行一種差別教育，把漢人、日人和高山族土人分成三種階級，而分別推行三種不同的教育，這也可說是一種變相的愚民政策。他們使同胞很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所以當時的青年學生，欲求深造，祇有二種辦法：一種是投到祖國的懷抱裏去；一種就祇有到日本去。但當時因受交通、經濟等等的阻礙，結果還是到日本去的佔多數。這種差別教育推行的結果，在日本人看來，也許是認為成功的，但却因此養成了同胞一種很濃厚的民族思想。像二十餘年前曾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請願運動，這就是由於民族思想激發

而起反抗壓迫者的事實表現。後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數年，日人妄想保全「實力」，便竭力在台灣推行所謂「皇民化」教育。他們強迫每一個台灣改用日本姓名，希望同胞忘了祖國，變為它們倭族的一份子；但是這種教育更加失敗，在強迫更改姓名時，同胞中很多姓林的，無奈何改成了小林。這就是充分地表示他們對於祖國的依戀。他們是絕對不能變成倭民族的，無論日人施用什麼手段，他們都不怕。如上所述，可知這兩種教育的失敗，已是事實證明。但台灣教育與其他各省教育的脫節，却是免不了的。因此隨着建設新台灣任務的展開，為了加緊教育台胞，增強他們的民族意識，促進他們的國家觀念，和適應台省當前教育的需要，於是省立師範學院便應時而產生了。大家對於這新生命，必定寄與無限熱切的期望吧？茲將院內概況報導如下，以備讀者。

院長介紹

在先，我來介紹主持這全院院務的院長李季谷先生。李氏浙江紹興人，早歲求學日本高師，復留學英國劍橋；返國後歷任國立北大、北師大、中山大學、四川大學、西北聯大等校教授兼系主任。於抗戰期間並主持豫皖前線及西北戰區招訓青年工作，成績斐然。此次自奉命執長本院，於四個月之短期內即籌備完竣。李氏沉靜親切，誠樸篤實，對於處理各項工作，主張實事求是。而院內一般工作人員也很能和李氏聲氣相應，在大家努力之下，師院的前途實是非可限量的。

教授陣容

本院教授多半具有高深的學識與豐富的教育經驗。其中尤如教務主任林本先生，訓導主任陳泮藻先生，教育系主任程環先生，國文系主任張同光先生與何容先生，英文系主任張易先生，英文科主任周學普先生，博物系主任陳納遜先生，教學系主任張儒林先生等都聞名國內，為青年學生所景仰的。他們不辭旅途勞頓，遠涉重洋來此執教，為台灣教育而努力更為我們敬佩。

本院院址

院址為前高等學堂舊地。在那碧綠青翠的田野中，林木蒼鬱，技葉扶疏的花木間，矗立着四幢三層高樓及若干建築精緻的體育館、醫務室等平房。在這鳥語花香，空氣清新，景色宜人的幽靜環境中求學，不僅可使我們獲得心身的安定以努力攻讀，抑且對於我們德性上的陶冶也很有進益的。

科系區別

本院現分設本科教育、國文、英語、數學、理化、史地、博物等七系，及四年制國文、英語、數學、理化、史地博物、公訓、音樂、體育等九專修科。為應目前迫切需要，並暫設一年制專修科，投考資格需大學肄業二年者為限。這特殊性的設置，當然具有尙欠妥當的地方，正因此，據官方透露消息云，自下年度起當局將停辦一年制專修科了。

學生待遇

在院同學一律公費優待，由院方發給米代金，副食費及另用金等，由同學自理膳食。關於住宿，現共分三個區域，距離學校很近，室內設備如水電利用也極方便。

各系動態

在這七系九科中，最活躍的當推教育系了。他們不放棄師範學院應以教育系為中心的地位來為其他各系科倡導一切，如有期性出刊的壁報——該系學術股主編的「教育園地」——它以整新的體型，活潑的姿態，首先呈露於大眾眼前。又如每星期六舉行的學術講座，聘請校內外各界名流前來有關學術上之講演，以加進學習研究之興趣。除教育系外如國文系曾舉行一次徵文比賽，以增進同學寫作能力，該系主編的「語文旬刊」，也已問世，與「教育園地」可稱為本院之姐妹花。英語系曾來了一次英語演講比賽會，參加人數達三十餘名，同學們登台講演時，態度從容，大為台下評判先生所讚許。音樂科於去年除夕前一個晚上，舉行師生音樂會，每個節目都相當精采。其他如各系科愛好話劇的同學所組織的「交流」劇團，曾於元旦晚上演出「日出」名劇，雖技巧上還「不夠到巴」，不夠動人，但他們的服務精神却夠佩服的。

結尾附言

我常覺得某一個組織或團體，不僅是它本身個體需要健全，同時還需要環境（外力）來促成它的發展。猶如一株花木，雖然它本身的種子需要優良，同時也應有肥沃的土壤，充分的水量，適宜的氣候等良好的環境，才能使它發榮滋長，也才能助成它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鮮美的果實來。師範學院尚是一個初生的新苗，一切夠不上理想，我們竭誠期望社會各界賢達來予以真心的愛護，並扶助它的長成！

國立中央大學小學寫文

森文

南京在成賢街的盡頭，在四牌樓到市中心的出口，騎着一座偌大的圍牆，圍牆裏，點綴着大大小小的各色建築物，那便是惹人耳目的中央大學；在大門口，我們就可以遠遠地望見莊嚴而偉大的紀念廳，在南京，在上海，甚至在整個中國，它的建築是禮堂中最精緻的一個；而大門額上的六個大金字——國立中央大學，更使熙攘出入的學子們提醒了警覺；這裏是國立中央大學，是國家耗費許多財力來培養的一個全國性的學府。

甬道的兩旁，排列着整齊而幽雅的樹木，周圍由一層而至四層的建築物，有的還很年青，有的却已顯出剝蝕的形痕了；是的，中大是逐漸成長的，它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和中山大學，在國內大學中，它無疑的也有它的歷史地位。

中大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學府，它擁有七個院，四十九系，一所附中和兩部小學，大學中所應有的院系，它幾乎是完全包有了。此外，它還有供畢業生複學的研究院和近似預科的先修班，它有近千的教職員，四五百左右的校工，四五千學生則摩肩接踵地聽着教員的指揮

；偉大呀！全國的最高學府！復員以後，中大又新收回了一塊地皮——丁家橋，雖然那裏的建築是矮小簡陋，雖然新的校舍還剛在興工，但是它擁有比四牌樓本校還有大四五倍的面積，為中大的發展奠下了基石。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通第三九七號

在學術研究上，中大是以平均發展相號召，當你跨進中大之門的時候，它是完全依成績為準的；絕不會因標榜某一科系而將成績提高，也不因某系的人數過少而將標準降低，因此有二三百人一級的大系，也有一二個人一級的小系，青年學生的擇業心理，在中大裏很可以作一個實驗性的統計；而投標應考的學子，優秀的總得進去，夠不上水準的還是徘徊在門外。

辦公室裏，註冊組是最忙也最特出的部門，成績和學籍一到了註冊組的手裏，便公事公辦，毫無通融的餘地，這種秉公守法的精神，固然值得褒揚，但有時那股鐵面無情的官腔，却常常引起同學們的反感。其次，中大裏各系的權力比其他學府特別，不但學生們的課程年級完全由系作主，就是教授的聘任，系主任也有決定的力量。三十五年度，各院教授陣容普遍地都比較整齊。

因為地位適中，經費比較充足，設備亦比較整齊，又有三十餘年的歷史；若能善為領導開拓，中大的發展會出人意思的。

有人說：「中大的空氣太窒息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至少在校內是如此；但是某些人確曾想利用中大作政爭的工具，變成它獨特的佔有物；但是事實粉碎了他們的夢想；他們所帶來的祇是使中大的秩序益加騷動，使學生們益發增加對政黨的迴避，或者可以說是惡感。官僚政客們！其再做甜蜜的夢吧！

好久了，中大一直鬧着校長人選問題，它的內幕是校務會××派所把持，素以學者自處的現任校長吳有訓先生，看不慣這種利益集團，遂萌翻然退隱之志，經教育部和最高當局的數度慰留，這個問題表面上似乎進入了平息的階段，但是校務的根本問題却仍是依然如故的。平心地說，中大的校長不但要在學術上有崇高的地位，並且對內對外要有不畏任何惡勢力的氣魄和毅力。

最近，民主牆上又在熱烈地爭辯着兩個問題：計算尺和師範生待遇。計算尺原在民國卅二年由工學院師生簽字向美國訂購，計共一千二百枝，實際上接獲同單的只有八百七十八枝，因為戰事方殷，交通困難，最近始由滬運到四百九十二枝，而遺可發數目中，却又短少了二十六枝，而問題也就從這些遞減的數目中迸發了。至於師範生待遇

，則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是值得爭的；師範生的制服費是八千元，每月零用錢只有七十五元；這些渺小得可憐而又近於滑稽的數目，恐怕任何人都會發生愕然的同情吧！然而中國教育的問題又何曾止此；教授的待遇，經費的分配，學以致用的學生職業問題，在在都需要全盤的調整呢。

十二月二十日於中大

讀書通訊半月刊

第一二八期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出版

黃昌霖(主編) 李季谷

編輯委員 秉志 盧子道

發行人 杜佐周 朱伯康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電話 九一七〇五

電報掛號 五一二二三

每月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預定請先惠法幣壹萬元

本期實價法幣一千元